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馮敏昌
謄録監生臣李馥香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五

起己亥明憲宗成化十五年盡

丁未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凡九年

己亥十五年春正月脩開國功臣墓

南京禮部尚書黎淳等言忠肅等十三人墳墓俱在南京城外文忠曾孫李芳等以歲久頹壞為言請命工修治帝命其奏甚合撫賢實敦明實錄勳臣十三人為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馮國用吳復俞通海康茂才趙德勝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吳良明年復命南京工部修耿再成墓從其曾孫俊之請也

夏四月以方士李孜省為太常寺丞

孜省初為江西布政司吏亂法受贓既歷京考得冠帶而贓事發當逮為民匿不歸時帝好方術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得幸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言祖宗官人之制必考素行是以奸利衰止流品不清李孜省故犯贓之吏其貨格則刀筆也其情罪則胥靡也太常職司祭祀厥選尤重奈何用此贓穢罪人以瀆事天地宗廟給事中李俊亦以為言帝不得已為改上林苑監副然寵幸日甚賜以印章二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通微許密封奏請孜省因與梁芳表裏為奸干亂政事質實

李俊字子英岐山人李孜省南昌人

五月下兵部右侍郎馬文升于錦衣衛獄謫戍

文升既撫定遼東還賫以牢醴理部事如故而陳鉞終欲徼功飾罪復激變失事爲言官所劾遣汪直偕定西侯蔣琬尚書林聰往勘之會兵部亦以激變劾鉞鉞婉出文升意傾之益急直故惡文升而庇鉞欲卸其罪因奏文升行事乖方禁互市農器故致邊患然文升實禁市軍器非農器也琬聰畏直勢不敢異奏皆如直言遂逮文升下錦衣衛獄謫戍重慶衛并詰責言官容隱不劾奏廷杖李俊等五十六人鉞既傾文升遂諷直請于帝大發兵樹邊功是年冬以撫寧侯朱永充總兵官直監軍鉞贊軍務帥師出遼東塞遇貢使六十人掩殺之更發墓斬髑髏以張級數捷聞封永保國公增直歲祿陞賞者二千六百餘人鉞亦論功晉右都御史質實重慶衛在重慶府西洪武六年置隸四川都司尋代楊鼎爲戶部尚書

蔣琬江都人定西侯貴之孫

秋七月太監汪直行大同宣府邊

宣大鎮廵官屢報寇將擾邊兵部患們都坋伽嘉色淩盍銳南侵請敕重臣往視邊備然是時伽嘉色淩已為其族弟伊斯瑪音所謀殺部下方内亂實無意南侵鎮廵官言邊警蓋虛張守禦功以覬賞也而兵部未知伽嘉色淩死處信邊臣言乃有是請帝竟命直往所至餙廚傳供張百里外都御史服櫜鞬偕其屬伏道左泥首迎謁須過乃敢起至館易服請見膝行起居叱之出乃唯唯退左右索賂不貲各傾帑以給之邊儲為之空

九月播州諸蠻作亂

先是播州宣慰使楊輝欲立庶長子友為嗣長官張淵阿順之安撫宋韜等諫乃止輝致仕帝命輝適子

受嗣輝以友不得襲職謀割地予之問計于淵淵勸輝取生苗所據天壩干灣溪等砦授友長官韓瑄以苗不為亂諫毋征取輝怒與淵計執瑄杖殺之而以苗亂聞于朝乞令湖廣貴州會兵進討廷議以輝難獨任宜敕四川巡撫張瓚督其軍瓚至播州與輝攻敗諸苗請于灣溪設安寧宣撫司即以友為之時成化十二年也天壩干等砦雖舊隸播州以僻阻棄不問生苗耕其地居之與郝壤諸蠻安輯日久既立宣撫爛土蠻惡其逼遂煽諸蠻作亂攻圍安寧愛友力弗支求援于川貴二鎮兵部乃奏起輝統兵以勦收川貴兵助之已而天壩干賊首齋果復糾合九姓豐寧及苗波賊萬人攻剽愈亟帝責諸守臣玩寇命鎮守太監張成總兵吳經相機勦撫迄莫能靖也

質實

灣溪蠻砦名地在今平越府黃平州廢重安司境天壩干亦蠻砦名地在今遵義府廢播州司境爛土長官司明洪武十六年置地今在獨山州東一百

十里豐寧長官司明洪武二十年置地在今獨山州南一百十里茘波宋羈縻州元屬南丹安撫司明洪武元年併入思恩縣十七年析置茘波縣隸廣西慶遠府正統十二年改屬南丹州孝宗十七年改屬河池州　本朝雍正十年改隸貴州都匀府

庚子十六年春二月逮河間府知府滕佐等罪之

中官陳喜以事出河間會歲饑知府滕佐偕其屬分振所部失迎謁郵傳倉卒治供張又不當喜意喜怒歸白于帝乃命逮佐等至京罪謫有差　滕佐字輔質實臣臨洮人

王越襲韃靼于威寧海子破之

初越紅鹽池之捷自謂當得封爵尚書白圭持之敘不踰常格心憾甚既而汪直用事越于西征識其黨

章瑛遂破名檢因瑛以交直屢嗾直立邊功固寵直之搆釁遼東越私于朱永諷其薦已督師為陳鉞所阻鉞驟寵心益艷之會延綏守臣有言敵騎將渡河犯邊者越喜甚乃說直請出師詔以永為將軍直監軍越提督軍務越偵知敵無犯延綏意河氷泮方移帳威寧而惡遼東之役永不援已與偕也乃以計紿直奏令永帥師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俱會榆林越至大同告直以敵帳所在盡還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分數道進值大風雨雪晦冥潛行至威寧海子時伊斯瑪音等不為邊患不虞師之猝至相顧驚愕壯者倉卒乘馬避因殺其老弱報首功四百三十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師不至榆林而還永至榆林不見敵無功由是增直歲祿越封威寧伯提督團營領都察院事如故

質實 一統志威寧海子在今正黃旗察哈爾南其西南舊有威寧城金時故縣也孤店闕名在大同縣東北

三月詔減光禄寺供奉

時京畿山東游饑諭禮部曰比歲以來順天北直隷山東府縣旱潦相仍朕甚憂之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朕重賴吾民供奉玉食于上而吾民有不飽半菽者日當典膳進御輿念及此為之輟食其令被災府縣應徵入光禄寺供用量為減省自今有可恤吾民者具悉以聞

夏六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陳鉞罷不問

初御史王崇之巡按遼東劾巡撫陳鉞啓釁召敵鉞大恐謀之汪直以崇之受都指揮庭叅不為禮坐違制下錦衣衛獄輸贖調延安推官及直鉞用兵方論功而敵大入鉞與鎮守中官韋朗等匿不以聞鉞既召入為户部尚書朗始入告珍往巡按得其狀請正鉞等欺罔罪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奏如珍言帝

乃命停鉞等歲祿都給事中吳原御史許進言鉞罰不蔽罪恐自此邊將效尤彊事日壞語甚剴切帝是之而卒置鉞等不問

質實 強珍字廷貴滄州人王崇之臨海人吳原字道本漳浦人許進字季升靈寶人

秋八月申存恤孤老之令

戶部言大興宛平歲廩孤老七千四百九十餘人凡贍糧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布如人數近有司疎于稽察董其事者日非侵牟無告之民不濡實德宜敕府尹月再巡視俾惠澤下流毋負朝廷恫瘝至意帝俞其請且詔天下有司彌心存恤所在巡按御史廉其怠者奏聞治罪

質實 大興金以析津縣改置宛平遼以幽都縣改置明並為順天府治今因之

太監汪直逮治御史強珍于御馬監以中旨謫戍之

直方自矜遼東功聞珍指爲啓釁劾鉞罪怒之會直閱邊還鉞郊迎五十里訴珍誣巳直益怒奏珍所劾皆妄遣錦衣千户蕭聚往勘械赴京比至直繫治珍于御馬監榜掠備至然後奏聞命法司廷鞫皆不敢忤直意坐以奏事不實當輸贖直心未慊降中旨罪珍欺罔謫戍遼東而免鉞等所停歲禄責兵部言官先嘗劾鉞者各停禄三月

發明 御馬監非鞫獄之地也借使珍有罪豈無朝廷三尺法在直顧擅執而私榜掠之其弁髦紀綱甚矣陳鉞啓釁邊陲敢于隱飾停禄之懲巳爲軼罰而直甫還朝遽寢前命反移邊臣欺罔之罪以罪言官詔令發施若操其手太阿之柄果安在哉

冬十二月韃靼犯大同

伊斯瑪音自威遠衛入犯報威寧海子之役也大同鎮守官告警復命朱永汪直王越率京軍禦之明年三月捷還加直歲禄三百石永世襲爵進越太子太傅明制文臣不得封公侯越從勳臣例改掌前軍都督府自是眞為武人且望侯矣

辛丑 十七年春正月以方士顧玒為太常寺少卿

玒以扶鸞術得幸屢綠傳奉為太常丞至是晉少卿逾月喪母乞祭誥故事四品官未三載無給誥賜祭者帝特予之未幾進本寺卿時李孜省用事玒與趙玉芝淩中倚以為奸玉芝亦善方術因中官高諒進中書給事文華殿三人者皆累擢至太常卿權勢稍亞于孜省而廷臣豔其寵頗諂附之玒之為母乞

祭誥也尚書尹昱欲獻媚于玒因請並給誥贈其父其二子經綸彝亦以中旨授官帝方崇信左道故玒等致榮顯如此𧷤實顧玒大興人大德顯靈宫廟祝也趙玉芝番禺人凌中史未詳

二月南京地震

是月十日甲寅也鳳陽淮安揚州和州及山東河南州縣同日皆震禮部言考之傳記春動者饑二月動者水今地動踰千里况鳳陽南京宗廟社稷所在關繫尤重乞敕有司恤究矜寡施德澤以弭災異廣儲蓄以備歲凶修渠堰以防水患從之

夏四月旱風霾

敕翰林院臣修省

中涓錄囚濫觴于正統體統凌夷已非一日但熱審朝審之制自永樂以來守而不變何至憲宗竟盡改舊章概行罷廢而以會讞大典專任宦官廷臣遂無由過問紀綱側置甚矣況其矜疑放遣較常倍增則由若輩欲假姑息博美名不復顧明刑本

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

時遣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自是丙辛之歲內臣審錄以為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太監行之初成祖定熱審例決遣輕罪仁宗命閣臣會審重囚英宗又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會審謂之朝審至帝罷閣臣預審之制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常倍于熱審

質實 按明史刑法志成化時會有弟助兄鬬因毆殺人者太監黃賜欲從末減尚書陸瑜持不可賜曰同室鬬者尚被髮纓冠救之況其兄乎瑜不能難卒為屈法考瑜于成化八年致仕賜于十三年以汪直譖被斥則憲宗之遣內官會審不自是年始矣特是年始定為大審之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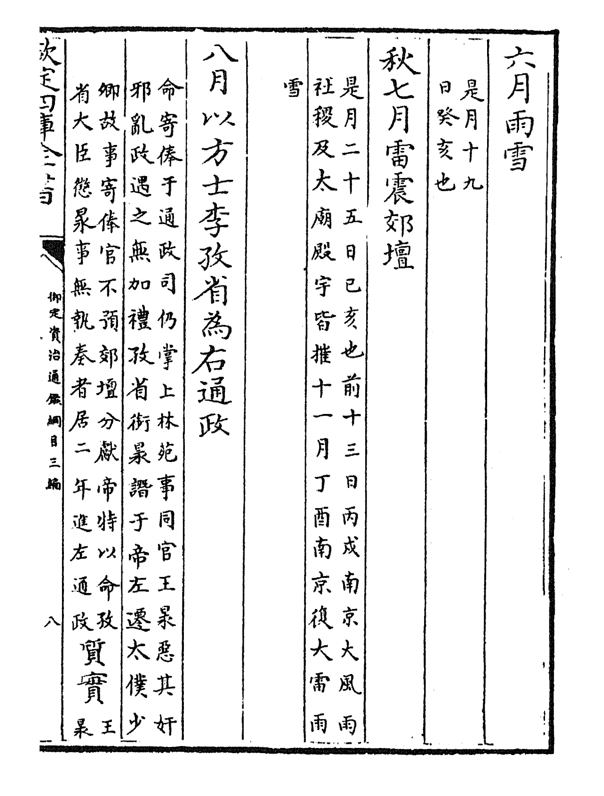
五月韃靼犯宣府

意濫縱之失豈可勝言乃權勢既崇法司惟視其意指則其所寬者必其通苞苴者也不然必甚流離貧賤與彼無涉者也而其所嚴者必其有讐隙或受囑託而欲致之于死者也國法尚可問乎而史家猶以多所矜放為美真不識事體之甚矣

命汪直監督軍務王越為將軍充總兵官禦之比至敵亦退因留屯其地詔所在鎮巡官聽直越節制至冬請班師而其時直已為尚銘所間寵漸衰請之再不許尚銘者東廠中官也始因直進附于直直之還自咸寧會有盜西內物者帝命廠校索之急而東廠捕得盜銘以聞帝大喜賚銘甚厚直惡其自以為功也曰銘敢負我銘聞之慮將傾已謀發直事以先之直初與王越甚昵時或洩禁中語于越後直主陳鉞議用兵遼東言官多以啓釁劾鉞鉞方領都察院事不能制也而鉞譖于直謂皆越所嗾者直怒而窘辱越越扶前所洩語以抵之直乃沮尋兩人意釋交如初顧所洩語頗聞于人銘廉得之乘直監軍于外白諸帝帝于是始疑直不欲直還而陳鉞未之知也時鉞以余子俊憂去方代長兵部遂復為直請班師帝

切責鉞直

越乃大懼



六月雨雪

是月十九日癸亥也

秋七月雷震郊壇

是月二十五日己亥也前十三日丙戌南京大風雨社稷及太廟殿宇皆摧十一月丁酉南京復大雷雨雪

八月以方士李孜省為右通政

命寄俸于通政司仍掌上林苑事同官王㬢惡其奸邪亂政遇之無加禮孜省銜㬢譖于帝左遷太僕少卿故事寄俸官不預郊壇分獻帝特以命孜省大臣懲㬢事無執奏者居二年進左通政貫寶王㬢

靈壁人

發明甚矣憲宗之遂過也前二年命孜省為太常卿以揚守隨之諫而改官上林是憲宗既知孜省為贓穢罪人不可以典祭祀矣而竟復用為右通政俾預郊壇分獻則明知其不可而故蹈之也夫孜省之得幸于憲宗以善方術耳左道亂政法所必誅乃憲宗且崇之信之羣邪蔓引相倚為奸二十一年星變求言始勉從廷臣之議復貶孜省上林丞而旋貶旋擢甫及再期遽貳秩宗甚至劉敷李裕援之而進馬文升楊守隨擠之而退威福恣行朝野側目亂政之極一至是哉厥後嘉靖時邵元節陶仲文之徒與如出一轍者傳曰作法于涼憲宗之謂已

冬十月以道士鄧常恩為太常寺卿

常思因中官陳喜進曰濵帝祀滛詞帝曲聽之是時嶽鎮海瀆諸祠並置石函周以符篆中藏金書道經一巻雜貯金銀錢寳石及五穀為厭勝皆常思所為也後孝宗即位從都御史馬文升言乃毁之質

實鄧常恩臨江人

壬寅十八年春二月太監郭文殺沛縣民詔逮知縣馬時中于獄謫之

文自南京還過沛怒時中治供張不時榜掠時中子不勝韮溺于河時中赴救之起呼寃文益怒褫時中衣縶以行縣民憤甚繞船大呼厲叱之不退文使家人待兵擊之殺二人時中訟于朝而帝先入文愬命錦衣衛械時中至京謫降廣西慶遠府經歴未幾有尚饍監中官齋薦新節物道出南旺湖辟行舟或避

之緩縛其人懸于牆笞之死管河右通政楊恭以聞命刑部郎朱守孚往勘守孚右中官請治恭等巡河不能禁約之罪帝皆不問

質實 楊恭岐山人朱守孚桂陽人

三月振南直隸山西饑

先是淮陽巡撫張瓚以鳳陽淮安饑入告發兩淮鹽直五萬振之至是南京給事中劉璣復告南直隸諸府州災命以淮安常盈倉糧三萬石振鳳陽以蘇松常鎮四府歲儲餘米徐州廣運倉糧一萬石各振其地之民以南京常平倉糧三萬石賑應天滁州以揚州鈔關及稅課司夏季應征之鈔準貫納米賑淮安揚州敕瓚與蘇松巡撫王恕董其事時山西大同亦饑戶部主事汪洪奉命往徵邊儲知其狀疏請緩徵并乞命山西巡撫何喬新大同巡撫郭鏜撫所屬賑恤從之既而畿內山東饑復遣使分賑

質實

汪直籍西廠以肆毒王越陳鉞倚璫勢以橫行朝臣豈無聞見何竟箝口不言使非阿丑以滑稽進諫憲宗終無由覺悟曾是孟廷寮寀乃優伶之不若乎迨巨憝既去始摭拾陳言彈章請罷西廠事後之論誰則不能而建言者猶靦然自居于抗直亦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

劉璣臨清人汪洪大興人

罷西廠

先是有小中官阿丑者工俳優一日于帝前為醉者嫚罵狀人言駕至嫚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監也又為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鉞陳鉞也帝听然而笑稍稍悟然廷臣猶未敢攻直也自尚銘既發直越交通狀命留鎮宣大不許其班師旋又召還京營將士改直越專鎮大同寵日替言者始交章請罷西廠未報可閣臣萬安知銘日譖直於帝帝雖未俞言官請意固欲罷之乃上章極言東廠法制之善人易遵循西廠事出權宜當革從之安以西廠既罷直與已不兩立而王越多智數恐其覆直謀復入

尋請調越延綏以離之於是直勢益衰

可醜矣

陳鉞有罪免

右軍都督馬儀言鉞撫遼東時侵年幣金交結近侍以希擢用私役軍官入京詗事擅殺貢使乾沒其方物與汪直誣陷侍郎馬文升御史强珍謫戍其子尌冒功授錦衣千户亦倚勢為奸利事下都察院請逮官按之時帝已知鉞為直黨儀所劾鉞罪皆實然馬文升諸人之謫雖由鉞等所搆實帝命也頗惡儀言及之不欲究其事乃令鉞致仕去調尌于永平衛右所而儀亦南京閒住

質實 明史兵志永平衛隸後軍都督府

夏四月哈商復哈密城

哈商寄居苦峪十年至是率所部兵八千六百人糾罕東赤斤二衛衣襲哈密城破之伊蘭適乘勢連復

八城遂居故土總兵官王璽巡撫王朝遠奏其事帝嘉賜勅嘉奬朝遠因請封哈商為王廷議不從乃進左都督

質實 王朝遠名漢以字行進賢人

以鉛山縣知縣張昺為監察御史

昺性廉明善治獄所雪冤獄至多政聲達于朝故有是命時與昺相先後以治行稱者有陳鋼丁積皆能興民利而除所疾若所在民懷之然二人竟終郡縣吏

質實 鉛山唐置埸南唐升縣元升州明洪武初復為縣屬廣信府令因之張昺字仲明其先慈谿人後徙於鄞其令鉛山時邑有嫁女者及壻門而失女訟于前令不能決昺至行縣界見大樹妨稼欲伐之民言樹有神巢其顛不聽率衆往伐有衣冠三人拜道在昺叱之忽不見比伐樹血流出樹間衆懼欲止昺手斧之卒仆其樹則二婦人墮焉一即前所

失女也有巫以隱形術宣淫邑中冓執巫痛杖之無所苦已並巫失去冓馳縛歸印巫背鞭之立死乃盡毀諸淫祠婺婦子為虎所噬其母訴于冓冓齋戒檄城隍神期五日必驅虎至縣庭聽訟及期二虎伏庭下冓叱曰孰傷吾民法當死無罪者去一虎起斂尾去一虎伏不動冓射殺之以畀婺婦曰虎抵而子死矣陳鋼字堅遠應天人黔陽知縣縣城當沅湘合流數決壞廬舍鋼募人採石甃隄千餘丈水不為害南山崖官道數里徑仄甚行者多墮崖死鋼積薪燒山沃以醯拓徑丈許行者便之鋼病民爭籲神願減己算益鋼壽遷長沙通判及卒黔陽長沙並祠祀之丁積字彥誠寧都人新會知縣宦者梁芳邑人也時方用事其弟長橫于鄉官吏莫敢誰何積捕之繫獄由是權豪屏迹令甲民出錢輸官供役曰均平錢其後吏貪復使甲首出錢供用曰當月錢貧者至鬻子女積一切杜絕歲大旱築壇以禱昕夕伏壇下者八日

雨大澍而積遂得疾以卒士民聚哭于途一嫗哭極哀或問之曰來歲當甲長丁公死無以聊生矣

六月韃靼寇延綏擊敗之

伊斯瑪音寇延綏都指揮劉寧敗之于塔爾山延撫何喬新指揮同知支玉敗之于天窊梁中嘴千戶白道山敗之于木瓜園總兵官許寧敗之于三里塔參將周璽游擊董升等敗之于黑石崕時寇抵于邉墻不得出遂大衂

一統志塔爾山在葭州西北上有小塔因名天窊梁中嘴在山西保徳州河曲縣北木瓜園在葭州府谷縣北三里塔在榆林縣北黑石崕在保德州西南下臨黄河劉寧字世安山陽人支玉聞喜人周璽字廷玉還安人

秋八月大水

衛漳滹沱並溢河南霪雨自六月至于是月漂損廬舍三十一萬四千二百餘間淹死居民一萬一千八百餘

質實　明史河渠志漳水出山西長子曰濁漳樂平曰清漳俱東經河南臨漳由直隸眞定河間趨天津入海其分流至館陶與衛河合

閏八月逮中都留守指揮郭玉下吏

玉上言守備中官狥奴隸之言掣諸司之肘决獄惟貨多不以情請罷勿設便帝以臨濠乃祖宗根本地特命中官往鎮寄以守備之權循祖制也玉何敢議罷革下巡按御史逮問妄奏之罪

詔天下刑官毋滯訟

山西廵撫何喬新劾按察僉事尚敬劉源視獄多淹滯乃下詔曰刑獄重事也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

至于句時益言慎也令有司乃或瘝厥職推鞫不以
時凡罪囚應省釋者亦梏拲而久囹圄之若一旦瘐
死則是有司殺之矣喬新言是其即治敬源曠官罪
自後有司滯訟半年以上者所在巡按御史奏聞逮
治令天下刑官勤
決讞以副朕意

質實 尚敬臨潁人
劉源宛平人

冬十二月文華殿大訓成

以教太子也書凡二十八卷列綱四曰進學曰養德
曰厚倫曰明治帝親製文弁其首命詹事彭華中允
周經等進講于太子太子拜起立拱聽萬安以為
勞謂講官宜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質實 周經字伯常陽曲人按明憲宗實錄書既成帝親
序之復題其後曰朕臨馭以來兢業圖治十有九
年于茲益嘗因旱卹禱惕于星變肆赦海內葺郊壇
以奉大祀增籩豆樂舞以禮先師廣進士之額重老

臣之歸加養濟窮民之廩開武學儒生之貢減糶出賑以濟民饑恤刑審録以清訟獄修文究武飭内攘外朕宵旰靡遑慮功業之未茂也夫為治之道舉綱必挈其要張目必該其凡是編所述庶幾盡之爾尚究心副朕豫教之意念之哉

癸卯十九年春二月録故大理寺丞鍾同子為通政司知事

同景泰中御史以疏請復儲杖斃錦衣衛獄英宗復辟追贈大理寺丞録其長子起為國子生至是帝念同死于忠義雖已蔭一子未足酬之詔賜越一命給同妻羅氏月廩越同次子也尋賜同謚恭愍從祀吉安忠節祠同少時嘗過祠下見所祠歐陽修楊邦乂諸人歎曰死不入此非丈夫也竟如其初志云

三月禁太監中鹽牟利

自成化二年太監李棠始開中遼東鹽萬引既而梁芳有寵假市珍玩名侵盜庫金以數十萬計不足則給以鹽前後賜芳兩淮餘鹽存積鹽不下數十萬引怙帝寵所請乞無不允諸内臣相率效之尋戚畹家人亦有希恩妄乞者帝皆曲從其請計臣不能執爭凡所乞中鹽至無算商引壅不行邊儲日匱至是中官王錮復請支河東鹽二萬四千引帝始厭其擾曰祖制内臣無私産矧敢牟利中鹽乃命户部榜諭禁之

質實明史食貨志洪武定額兩淮歲辦大引鹽三十五萬二千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所輸邊甘肅延綏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浙歲辦大引鹽二十二萬四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倍之所輸邊甘肅延綏宣府大同薊州歲入太倉餘鹽銀十四萬

長蘆歲辦大引鹽六萬三千一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十八萬八百有奇所輸邊宣府大同薊州歲入太倉餘鹽餘十二萬河東歲辦小引鹽三十萬四千引弘治時增八萬引歲輸寧夏延綏固原餉銀三萬六千餘兩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餘鹽者竈戶正課外所餘鹽也存積鹽者正統時從廵撫周忱議以淮浙長蘆鹽十分為率八分給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貯于官遇邊警始召商中納謂之存積

夏五月詔罷京軍雜役

時汪直報大同寇警請調京軍赴援兵部尚書張鵬以邊兵四萬已足守禦奏止勿遣因言京軍所以控敵近年工役頻繁未遑訓練猝有徵發恐不足用乞罷遣歸營以蓄銳氣時盧溝隄岸及京倉通州倉諸役一時並興是年春又命襄城侯李瑾督軍萬人修大慈恩寺凡團營見軍九萬三千四百有奇更番赴

延綏之役敵勢頗張劉寧等如果分路克捷扼于邊牆大衂之後自應稍知懲懼何甫踰年復

工者至五萬二千人故鵬言及之會保國公朱永復以為言帝乃詔罷京倉之役餘仝赴工速竣即休舍之然于時團營弊日滋營帥中官習以軍士供私役謂之應役市井游販之徒以賂竄名軍籍悍營操征調率賄將弁祈免謂之買閒而提督守營諸官又詭以空名支餉缺伍輒以萬計尋定西侯蔣琬奏其狀帝命懷恩偕戶部尚書余子俊閱實之弊迄莫能革也

質實 明一統志大慈恩寺在順天府西海子上舊名海印寺

秋七月韃靼寇大同官軍敗績

延綏總兵官許寧既與王越易鎮至大同以爭坐不協于汪直巡撫郭鏜以聞詔直御馬監别遣中官蔡新代鎮守時諜者屢告邊警鏜問戰守計于寧寧皆不應小王子騋率兵三萬大入連營五十里寧既未

侵掠大同則前此之虛妄可知矣至許寧以持重飾其畏葸及官軍覆潰復敗掩敗為功豈可不加顯僇以作士氣乃僅予降官閒住實為縱惡失刑軍政之壞至明季而極矣

有備禦粹見敵至勢方盛不敢攖其鋒乃欽亦以持重伺其情遂擊之困欽兵城守而令副將劉寧董升軍西山周壘屯懷仁相犄角敵偵知寧無能為遂縱兵大掠焚代王別墅王趣戰使衆哭于轅門寧猶不聽適有人自京師至者服佩頗異守門卒報云行事校尉來矣寧不得已與鏜新等將中軍營城外冠以十餘人為謗新部騎馳擊寧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劉寧董升聞中軍失利督衆自守敵圍之數重幾陷發礮擊敵圍乃解壘自懷仁還兵援之道遇敵乘勝前銳甚壘厲將士曰今日有進無退大呼陷陣敵少卻久之短兵接臂中流矢援鈇戟益急與子鵬及麾下將士擊殺數十人會劉寧兵至中軍潰卒亦稍集敵乃退而寧竟掩敗以捷聞敵既得利長驅入順聖川宣府巡撫秦紘總兵周玉力戰卻之已而巡按御史程春震發寧敗狀寧與鏜新俱下獄鏜降六官新以初任降三官寧降指揮同知閒住

質

寶西山亦名雷公山方輿紀要云在大同府西北十五里後唐清泰末雲州軍亂節度使沙彦珣走西山據雷公口即此懐仁遼縣明屬大同府今因之順聖川在今宣化府西寧縣東代王代簡王桂曽孫惠王成鍊也成化二年襲封泰紘字世纓單縣人程春震雲夢人

八月太監汪直以罪貶王越免

言官劾直八罪一負恩欺罔二冒功濫叙三虧盗帑金四誣善奬奸五擅作威福六招納無籍七朋邪亂正八妄開邊釁詔從末减貶直南京奉御王越以黨直奪誥券編管安陸州二子以功廕得官者皆削籍戴縉吳綬並斥為民韋瑛前已調萬全衛陳越亦先致仕皆不問明年瑛欲邀功希復用誣報衛人劉徳與謀不軌覆驗之妄悉其稔惡誅之直後竟得良死

九月妖人王臣伏誅

中官王敬挾千戶王臣等採藥江南臣以妖術爲敬所信倚敬勢矯旨括民間珍玩因奪室女幾淫所至騷然長吏多被辱至蘇州召諸生寫妖書辭不赴即令有司捕繫至驛中亂箠之諸生大譁敬奏其抗命下巡按御史逮問巡撫王恕亟疏論敬等罪敬亦誣奏恕并及常州知府孫仁遂械仁至京恕抗章申救三疏劾敬會中官尚銘訐敬諸不法狀乃下敬等獄成其黨十九人棄臣市傳首江南仁得釋歸諸生從輕擬輸贖

質實 孫仁新淦人

發明 汪直王敬之橫恣甚矣憲宗一旦譴斥時共快之然商輅發直之奸甫踰月而直復用王恕論敬之罪至三疏而敬自如時以尚銘一言譖訐乃始貶直而下敬于獄則憲宗之譴斥宦官者

仍以信任宦官直敬貶而尚銘用事銘固直敬之類也厥後梁芳之廢以蔣琮劉瑾之誅以張永亦皆其類之自相傾軋而非在上者果能察其亂政務決去之此明世宦官之禍所以蔓延而不可圖也

名陳獻章為翰林院檢討尋乞歸

獻章舉正統中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讀書窮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游太學祭酒邢讓重之颺言于朝以為楊龜山復出由是名藉甚京師尋復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章薦名至京令就試屢辭疾不赴疏乞放歸田里就醫奉母乃授檢討歸

質實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按王世貞弇山堂別集云尹直瑣綴錄謂邱濬修憲宗實錄以

旌門之制所以闡幽維化使茅簷白屋貞苦節者咸得荷被恩

陳獻章作十絶句媚梁芳自是為世所鄙而薛應旂憲章錄因之謂出張元禎筆攷實錄謂獻章貌謹厚詩文亦有可取者然于理學未究也一時好事妄加推尊形諸薦奏雖其鄉里前輩以德行文章自負者亦疑之及授官歸沿途擁騶從列仗槊揚揚得志而去其詆獻章亦甚矣第不載十絶句媚梁芳事而所謂鄉里前輩者蓋謂濬也若出濬筆不當隱然以前輩自謂元禎庶幾為近又云張元禎貽書誚與弼有豈容先生久竊虛名語事亦與其纂修實錄甚詆獻章相類瑣綴錄因誣妄不足信而元禎以譽望自負于獻章之躬行心得者不可同日語忮心誣詆所謂蚍蜉之撼大樹多見其不知量也

旌表僧繼曉母朱氏

繼曉以秘術因梁芳進封國師其母朱氏本娼家女也繼曉日陳乞旌誥不必勘覈遽旌其門實

施故再醮之婦即不得與蓋以勵從一之義別擇不可不嚴也繼曉母本出娼家實為齊民所不齒乃以緇髡陳乞竟得濫邀綽楔之榮褒國典而玷纂章于斯已極憲宗令不必勘覈似亦如其於成例有違頗曲徇私恩妄行表宅何以立綱常風化之

繼曉江夏人

冬十二月都給事中王瑞御史張稷等請罷傳奉官

帝即位之二月始命內臣傳旨授官左右近習如梁芳輩遂立門戶引進私人至是傳奉益濫瑞因倡同官上言爵賞天下公器自非公德才能難以弋獲近年倖竇如達鶩榮若市恩綸內降始忝竊于藝術之人今則吏及無庸胥吏矣武階廕敘始冒濫于內使之家今則吏及外方白丁矣下至廝養賤夫市井童稚並得夤緣除授玷列朝班名器之褻于茲已甚乞悉行革絕稷等亦言傳奉各官至有逃軍逋囚贓官貪吏易姓名匿罪狀而冒進者帝覽奏頗悟命自今瀆請希恩者罪不宥于是降李孜省二秩他貶黜者又十二人朝野稱快明年八月罷閒贓吏周璭以善星命干梁芳得名遂傳奉如故而孜省亦復還左通

閒乎

政矣 質實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張稷寶應人周璉廬陵人

發明 明之有傳奉官蓋即漢所謂西邸之爵唐所謂斜封之官宋所謂內批之降也憲宗時宦官方士相倚為奸匿人因之而進然猶曰為羣小所蒙耳今一旦因瑞稷之言大為感悟自無復再誤之虞禁令方申尋即召用即知之而復蹈之則洵乎痿痺之疾不可藥也

甲辰 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是月二日庚寅也永平諸府及宣府大同遼東皆同日地震敕諭羣臣曰朕仰惟祖宗丕緒夙夜惕兢圖惟政理然治效未著地震京師天戒至矣齎心滌慮者懲修德爾文武羣臣與朕共天職者得無有竊位苟祿以名致災咎者乎自今宜痛自懲乂以毗朕志于時御史徐鏞何珖請暫免慶成宴以法古者減膳

徽懸之意帝以其妄議變制下
錦衣衛獄訊之已並謫知縣

賀實 徐鏞興國州人
何玭順德縣人

太監尚銘有罪

銘既傾汪直益擅權勢鬻爵市官恣為奸利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織得重賄乃已帝尋覺之謫充南京淨軍籍其家輦送內府數日不盡初銘以附直得領東廠後其黨李榮蕭敬援之入司禮監銘既貶而榮敬猶用事于是都給事中王瑞上言李榮蕭敬昔黨汪直壞事于前繼黨尚銘壞事于後祖宗大業豈容小人屢壞之京師之人皆曰直開西廠兆以黑眚之變銘入司禮監應以地震之災若非宸衷內斷早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然銘等雖以罪譴而榮敬尚在竊恐汪直尚銘之患未已也乞并加貶斥以絕其根株則宗社生民幸甚疏入帝置榮敬不問而以太監陳準代銘督東廠準為人謹愿既蒞事

誡諸校尉曰有大逆告我非此則有
司之事若勿預也由是都人安之　質實　陳準順德縣人

三月以盛顒巡撫山東

山東自牟俸後不設巡撫者十年至是歳旱饑盜起
廷議復遣大臣往撫之顒遂自南京刑部侍郎拜是
命既下車雨禱大澍槁木復蘇條荒政數十事下所
司修舉之振粟以充逮畢振餘粟尚百餘石顒盡黜
暴除苛推行九則法于諸府盜不禁而戢　質實　盛顒字時望無錫人九則法者顒令東鹿時所創法
也天順中顒以御史偕同官劾石亨曹吉祥得罪貶
東鹿知縣縣故多豪家傜役苦不均顒為立九則法
以均之豪家皆斂手奉法曰是嘗劾石將軍者不可
犯也毋憂去服除民相率詣闕乞還顒再任益不用
鞭扑訟者諭之輒叩首不復辯治行上聞擢知邠武
府復以任治劇調延平累遷陝西布政使所至皆有

聲而其令東鹿時隣邑訟不决者亦赴䜿愬狀片言析之各心服去郊外有隙地爭來築室爭居之遂成市號清官店云

處士胡居仁卒

居仁性行淳篤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游其學以主忠信為先求放心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遂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册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宴如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衆皆告之曰學以為己勿求人知曰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于禪或欲屏絶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騖于空虛與溺于功利者均失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眞一在工夫間斷承學之士皆佩之為篤論居仁闇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為

薛瑄之後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辛年五十一神宗十三年追謚文敬　賀實崇仁隋置明屬撫州府今因之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

夏六月以思柄為孟密安撫使

孟密雲南土司木邦所轄部也其部長曰思外法娶木邦宣慰使罕揲法之女曰曩罕弄已而罕揲法死傳襲至其孫罕落法時曩罕弄方以夫死代領所部自分尊屬不樂受節制遂叛木邦喚罕氏族人與落法搆難逐出之孟都蓋景泰四年也其後孟密兵力日強益攻罕落法侵掠隣境隴川孟養曩罕弄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使黔國公沐琮奏委三司官往撫曩罕弄驕蹇不服且欲外結交趾兵逼脅木邦八百諸部琮等復以聞兵部尚書張鵬主用兵詔廷臣集議皆以孟密與木邦仇殺未犯邊境宜撫

乃遣副都御史程宗馳傳與譯者序班蘇詮往於時

為成化十八年初曩罕弄貳于木邦畏隣境不平滑

使人從閒道至京獻寶石黄金且重賂閣臣萬安請

别立孟密安撫司開設治所直隷布政司下内閣議

安欲許之劉珝劉吉曰孟密故屬木邦今叛而請命

于朝若許之是周天子命三晉大夫為諸侯也土官

誰不解體安曰不從則當代之往日麓川之敗不可

不戒珝對曰何以伐為但命守臣嚴邉備而敕隣境

土官合兵慶之彼奚能為事遂寢及宗率詮往撫諭

詮受思柄金邉宗迎安風旨示意曩罕弄復遣人入

貢如前請會雲南巡撫吴誠卒官即令宗代下其事

于宗議可否宗遂言曩罕弄與木邦仇殺已久勢難

再合别立安撫司使因命思柄為安撫使盡孟密地

有寶井曩罕弄擅其利恣行賄遺而木邦為孟密所

侵兵力積弱不能報雖屢奏訴竟不得直思柄恃有

朝命益肆意侵奪先後占據木邦地凡二十七所自

林俊批鱗得罪
張黻疏奏幾危

是諸部擾攘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賀實　明史土司傳孟都螢地近隴川方輿紀要寶井在孟密西南由隴川十日至孟密又二日至寶井程宗字源伊常熟人吳誠錢塘人

大旱

京畿山東湖廣陝西河南山西俱大旱山西陝尤劇赤地千里道殣相望尋從巡撫葉淇請發帑金三萬振山西未幾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令輸粟給賑濟山陝饑　賀實　葉淇字本清山陽人

秋八月太白歲星同晝見

九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都督府經歷張黻于錦

二人皆無言責並著直聲刑曹後府之誣足令言官抱愧獨是俊韱詔獄將誅大臣何竟若罔聞知噤無一語而力爭維救乃出懷恩不且為中涓所鄙笑乎懷恩在當時似為佼佼但林俊曾劾梁芳若輩最為護局懷恩何獨能不左袒同類轉欲保全

衣衛獄尋釋之並謫官

時歲大饑僧繼曉方以秘術擅寵先後賜美姝十餘人金寶不可勝紀又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居民數百家糜國帑數十萬于是俊上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臻京師地震陵寢動搖日月繼蝕監戒之昭莫此為甚陝西山西河南頻年饑饉人民流離道殣相望振濟無從可為流涕而僧繼曉以妖言熒聽竭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當斬繼曉以謝天下然縱繼曉之惡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名乾沒祖宗百年餘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今內而朝臣外而市井之徒皆痛心饑民之死莫不欲食芳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罪不言以悞陛下疏入帝大怒下俊錦衣衛獄拷訊後府經歷張黻

直臣或與梁芳素不相能故借此以陽博美名隱立門户耶

救之並下獄帝欲誅二人司禮監懷恩力爭帝怒投以硯曰若助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出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諂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遂稱疾不起帝怒亦漸解各杖三十謫俊雲南姚州判官徽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為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黄門出後府明年以星變復二人官改南京

貢寶

大永昌寺按明憲宗實録寺先建于西市已有成緒繼曉以星變譴隨廢梁芳請更擇地建之得故廣平侯袁瑄宅又市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加廣蓋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也武宗實録正德五年大永昌寺改建為倉賜名曰太平六年以太平倉賜永壽伯朱德為私第八年改為鎮國府又按兩京求舊録鎮國府嘉靖初仍改太平倉都人至今呼西帥府衚衕也姚州唐置後入于南詔元時蠻部內附復置州明屬姚安軍民府今屬楚雄府師宗州元因蠻部名置州明屬澂江府今改縣屬

廣西州林俊字待用
莆田人張黻吉水人

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星隕有聲詔羣臣言闕失

是日申刻有光自中天墜化白氣曲折上騰踰時復有赤星如椀自中天西行轟然如雷震帝頗懼詔羣臣陳闕失于是吏部尚書尹旻等論傳奉官過多吏科給事中李俊率科臣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十餘人一事而參六七輩分布藩郡總領邊陲援引憸邪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方責賄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債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于外者悉為名還用事于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幸

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夤緣內臣則不得進非依倚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賂受四方而計營三窟也如尚書殷謙張鵬侍郎艾福杜銘南京尚書李本侍郎劉俊皆老而懦尚書張鎣大理卿田景暘南京尚書張瑄侍郎尹直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為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之戲掾吏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租稅民之脂膏不以養賢才乃以飽奸蠹誠可惜也如李孜省鄧常恩輩尤為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官毋令汚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都城佛刹迄無寧工京營將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陛下內惜資財外惜民力

諫垣應詔陳言抗論時政憲宗既優旨褒答頻見採行足彰轉圜之美乃因修省不即加罪而心忌其言既違詔求闕失初心亦宜得云應天以實至黜陟予奪尤朝廷馭下大權即有應行罷謫之人亦當視其人之自取何可稍存私意顧潛諭部臣出

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順而天意可回矣近規利之徒率假進奉為名或録一方書市一玩器購畫圖製寶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留府庫之財為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陛下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録貴倖鹽課暫假造寺貲財移振飢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疏入帝優詔荅之降左通政李孜省上林丞太常卿鄧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為民斥罷傳奉官五百餘人中外大悅時兩京諸臣爭應詔陳言給事中盧瑀秦昇童柷御史汪奎員外郎崔陞彭綱主事張吉蘇章周軫李旦等言尤剴直帝以方修省不罪然心忌之密諭尹旻出瑀等且書六十人姓名于屛俟奏還則貶遠惡地于是瑀等相繼貶斥後亦尋調外陞章應遷而部臣故遲之不奏僅得免奎以糾失儀稍緩杖之于廷居數月復出為夔州通判而孜

之於外且書名屏辰侯奏遷而後貶之夫豈人君大公至正之道哉

省常恩等仍復質實艾福字天錫襄陽人杜銘字敬官有寵愈甚修金堂人李本字立之富順人劉俊新鄉人張鑾字廷器華亭人田景暘高陽人張瑄字廷璽江浦人盧瑀鄞人秦昇南昌人童柷蘭谿人汪奎字文燦婺源人崔陞字廷進其先欒安人後為彰德人彭綱字性仁清江人張吉蘇章皆餘干人周軫莆田人李旦字啟東歙縣人

大赦

詔曰往者災沴迭興天時亢旱歲竟不登河南山東畿內率多饑饉陝西山西尤劇至有棄恒産家室不顧者元元何辜罹此危阨博採羣議發內帑倉儲救所司多方振濟期此矜人咸歸樂土不意歲首星變有聲朕愈兢惕載敕廷臣備陳時政得失采納而行方春時和祗承資始之仁誕敷寬恤之典其大赦天下

振陜西山西河南饑

遣侍郎李衍何喬新賈俊以帑金二十五萬往振未幾又轉漕四十萬石振陜西是年兩京皆饑並發粟分振

賈俊東鹿人

三月泰山震

太監梁芳韋興糜帑藏爲奇技淫巧結萬貴妃歡累朝金七窖俱盡帝一日視内藏詰芳及興芳曰建顯靈宫及諸祠廟爲陛下祈萬年福耳帝曰吾不汝瑕後之人將罪汝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司禮太監懷恩固爭帝不懌斥居鳳陽會泰山連震占者謂應在東宫帝心懼寢其事

顯靈宫春明夢餘録在皇城西永樂時建成化中更拓其制又建彌羅閣嘉靖中復建昊極通明殿

宋景公不肯以民歳移災一言而熒惑退舍彼小國之君尚知以民為重為天下主者豈反忽諸况饑饉洊臻閭閻之慼即廟堂之憂豈得視如膜外康永韶乃以諛詞干進竟謂星變之咎

東輔薩君殿曰昭德西弼玉帥殿曰保真興王名祐杬憲宗第四子邵太后生即世宗父興獻帝也二十三年七月受封時未封稱興王者史家追叙之辭

夏四月以康永韶為禮部右侍郎

永韶故為御史有直聲謫知縣繼有薦其知天文者中旨名還進太常少卿掌欽天監時陜西大饑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悦擢禮部右侍郎明年坐歷多訛字落職歸

五月京師地震

是月十三日壬戌夜也十一月丙寅復震

賴泰民饑死當之且指為國家之福妄誕至此實為喪心病狂憲宗不予以斥責反悅其言而重加遷擢是惟知有己而不知有民且並不知民之為己之安身立命處也真可鄙之至矣

六月罷汰冒濫軍職

廷臣條時政闕失多以官爵太濫為辭詔下兩京部臣察實澄汰至是南京兵部覈武職之冒濫者具名以聞中率多內臣廝養乃寢前詔令任事如故

秋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以萬通家人徐達為指揮僉事予世襲

萬通貴妃弟也少業賈既驟貴益貪黷無厭日命其家人牟利四方徐達以善居奇為通所喜因得官百戶通歿帝眷通不已庶子方二歲養子方四歲俱授官而達亦得擢至指揮僉事秩正四品許傳襲不替達嘗奏請兩淮鹽引三萬時帝已漸惡乞鹽之擾猶命立予之其荷恩寵如此初通文貴妊醇謹見子妊

皆得官每憂形于色曰吾家德不勝福何以堪也諸子或屑越賜物輒或曰縣官所賜皆著籍他日復宣索汝曹將重得罪諸子竊笑以為迂自貴卒後通與其兄喜弟達等遂日驕橫其家憑倚恩眷聲勢烜赫矣

質實　萬通諸城人錦衣指揮貴之子

九月劉珝罷

萬安與南人相黨附珝及尹旻王越又與北人為黨顧珝性疎直自以宮僚舊臣遇事無所回護刑部員外郎林俊以劾梁芳繼曉下獄珝于帝前解之李孜省輩左道亂政欲動揺東宮珝密疏諫帝皆不悅珝又素薄安嘗斥安負國無恥安怨日夜思中珝汪直寵衰安偵知西廠可罷邀珝同奏珝懲商輅前事且見言官方交章請罷皆不允以為直寵固無恙也因辭不與安遂獨奏之陰使人訐珝與直有連帝疑未

發安又使人為劉公子曲增飾穢語雜教坊院本奏之劉公子謂翊子鎡也帝想遣中官持手封書一函詣閣乃人訐翊書安與劉吉佯驚救言當令乞休去以全始終翌日翊具疏乞休詔允之其實排翊使去者安吉兩人謀也

冬十一月召馬文升為兵部尚書

汪直敗之歲文升復官致仕其明年起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文升凡三至遼軍民聞其來皆鼓舞蓋禁益中官總兵使不得朘削衆益大喜逾年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會淮安及徐和二州饑移江南糧十萬石鹽價銀五萬兩振之尋即有是命時李孜省方怙寵文升既入朝頗惡其為人有所言孜省亦深嫉文升矣

十二月以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預
機務
華深刻多計數善伺人短與萬安李孜省相結得入
閣素嫉尹旻與安等伺得旻子侍講龍諸陰事下龍
詔獄執訊午門多所株連旻致仕去龍除
名由是人皆畏華而惡之踰年以風疾罷
質實
按尹龍之獄事載憲宗實錄旻鄉人有武選郎鄒襲者以司吏
樊忠韓錫盜救事發坐防範不謹調外襲素與旻子
龍及侍讀焦芳交善因謀為指揮張旺等一百二十
三人保留襲疏上之既下吏部議旻復奏曰此公論
也乞復襲官帝已疑旻私襲曰爾何緣知為公論然
尚勉從旻議不深責旻也未幾東廠緝事者發襲等
交通狀旻自服罪帝責其徇情妄奏落旻太子太傅
為太子少保時二十二年四月也甫踰月而廠校又

發龍納賄事給事中張雄劉清劉昇御史陳孜等交章劾龍并及昊帝宥昊而下龍錦衣衛獄令法司會鞫于午門通判王範經歷張璲並以賂龍得官逮訊詞連郎中劉紳員外郎董寧同知朱紳副使謝顯王錦馮蘭六人獄上命昊以尚書致仕龍削籍範等謫有差侍郎耿裕彝淳以阿默停祿三月而焦芳坐為龔草保留疏謫同知于是御史呂璋等復劾侍郎倡鍾泰紘大理寺丞劉瓛寺副蘇泰太僕寺卿張海順天府丞黄僎洗馬羅景給事中馬龍御史劉璧于璧高輔張鸎編修王敕員外郎楊榮袁弼皆以山東人坐昊黨調降龍獄之本末如此

丙午 二十二年秋七月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

輅再入閣前後預機務二十一年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諡文毅輅平粹簡重寬厚有容臨大事

決大議毅然莫能奪旣謝政劉吉過訪邸第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吉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

八月謫江西巡撫閔珪為廣西按察使陝西巡撫鄭時為貴州左參政

江西南贛諸郡多盜率獻貲強宗投為僕事發輒相倚庇拒有司不就捕珪請連坐其主以清盜藪法司議從之而泰和尹直新建謝一夔皆怨珪竟謫官廣西命下一夔喜謂人曰珪之謫也非吾致者密啟于帝吾鄉縉紳尚得高枕乎人乃知珪之左降李孜省力也鄭時自十九年撫陝西頻歲大饑人相食請于朝發帑金十萬轉漕四十石躬督屬吏給振銖粒皆有籍無敢漁者所全活甚衆會孜省以災異貶項之

復用事與梁若亂政如故時聞之歎曰如此則災未有已也吾安可以外吏循默遂條上五事曰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供奉以蘇民困重名器以待有功罷傳奉以抑僥倖蓋為芳孜省發也疏入尋有貴州參政之貶陝民哭送之至遮道不得行帝聞頗悔為斥傳奉官十人繫六人獄詔自今中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孜省也時有御史姜昂者亦憤孜省等亂政倡同官疏劾其罪帝怒昂妄言杖午門外

質實泰和隋改西昌縣置太和元升州明改太和縣屬吉安府靳建宋析南昌縣地置明屬南昌府今並因之閔珪字朝瑛烏程人鄭時字宗良舒城人姜昂字恒頫太倉州人謝一夔字大韶新建人和眘姓王後改

九月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出馬文升代之

前二年恕自應天巡撫改南京兵部尚書林俊以劾梁芳繼曉下獄恕疏爭俊不當罪帝不懌恕侃侃論列無所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或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時為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于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是年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帝愈不悅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忽附批曰王恕老矣亦令致仕而文升為李孜省所譖遂出以代恕一舉而聞廢兩名臣朝野大駭工部主事王純疏請留恕命杖之貶二秩外調

質實 馬顯字文明廣平人王純仙居人

逮廣東布政使陳選道卒

選于天順中巡按江西盡斥貪殘吏成化初督學河南汪直出巡都御史以下皆拜謁選獨長揖久之進

按察使決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囹圄為空
治尚簡易獨于贓吏無所假歷廣東左右布政時詔
減省貢獻而市舶中官韋眷肆横奏乞均徭戶六十
人添辦方物選持詔書爭帝命與其半眷由是怒選
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使臣欲入貢私市易眷
利其厚賂將許之選聞立逐之番禺令高瑶發眷通
番事沒其貲巨萬入官都御史宋旻不敢結選移檄
奬之且聞于朝眷恨選益甚逐誣選瑶朋比為貪墨
遣刑部郎中李行及巡按御史徐同愛勘之眷賄選
所黜吏張褧令誣証褧堅不從拷掠無異辭行等畏
眷竟以誣獄上與瑶俱被逮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
者辟除乃得出至南昌疾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張褧
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竊見故罪人選子處羣邪之
中獨立衆惛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瑶按法
持之選移文奬勵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
宋旻及同愛怯勢養奸致眷横行胸臆殲孅清流勘

官李行頤指假煉竟無左証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謂臣憾選厚賂嗾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行等逮臣致理拷掠百端臣忍死顧天終無異口行等乃文致其罪選故剛直不堪屈辱憤懣旬日身嬰重疾行等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窑走報眷小人倖毒一至于此臣擯黜罪人東來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為聖朝累也不報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後家于鄞案明史選傳弘治初主事林沂疏雪選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忠愍宋旻字宏澤淳安人李行新喻人徐同愛常山人

遣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勘播州土司訟

初巡撫張瓚之奏設安寧宣撫也受播州致仕宣慰楊輝屬因請任輝庶長子友為使而友怙其弟愛嗣

擢職雖授宣撫使意未慊輝没友與長官張淵謀刺愛不果遂誣奏愛居處器用僭擬朝廷又通唐府盗書往來私習兵法天文謀不軌事乃遣喬新往勘將行請曰揚氏主播州五百餘年諸蠻服從久矣歴代寛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今但宜二人面質眞偽無令驚疑帝是之喬新至盡得其始末白愛誣奪友官還保寧覊管斬張淵播州遂安

質實唐府謂定王桱孫莊王芝址也成化十二年襲封

以尹直為戸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預機務

直明敏博學練習朝章而躁于進取性矜忌不自檢飭前為侍讀學士覬擢禮部侍郎而尚書尹旻不欲薦直直竟以中旨得之冀日過旻于朝舉笏謝旻曰公所謂簡在帝心者由是兩人交惡直尋以憂去服除起南京吏部侍郎就改禮部凡在南部八年鬱鬱不得志屬其黨萬安謀内召旻輒持不可諸朝臣亦

旨畏直幸其在南京倚安及李孜省力乞為兵部侍郎孟比孜省與彭華共傾旻以洩怨至是復由中旨入閣物論鄙之

丁未二十三年春正月皇貴妃萬氏卒

妃服用器物窮極僭擬中官倖倖餞能覃勤汪直梁芳韋興輩皆假貢獻苛斂民財傾竭府庫以結妃歡四方進奉異物皆歸之父兄弟姪皆授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性嫉妬掖庭御幸有身飲藥傷墜者無數至是卒帝震悼輟朝七日謚曰恭肅端慎榮靖皇貴妃

命南京右都御史屠滽諭護占城王古來歸國

初安南黎灝據占城復發兵執王弟盤羅茶悅王孫齋亞麻弗菴與弟古來走佛靈山避難中朝屢諭灝

返侵地灝率詭辭封其後乃訪齋亞麻弗菴立之畀以國南邊地而占城故壤凡二十七所四府一州二十二縣里計三千五百有奇割畀纔十之二餘為灝據如故王孫既新立遣使請封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瑾齎印冊在行而聞王孫死慮空還失利亟抵其國封提婆苫為王獲厚賂而返提婆苫者灝偽敕所封占城畔人也義返至海洋病死瑾自廣東上其事詭言王孫為弟古來所弑不得已封其國所欲立者而古來貢使已前至方告齋亞麻弗菴之喪請嗣封且乞宣諭安南悉還故壤猶不知提婆苫之據其國也于是禮官劾瑾妄下錦衣獄訊之伏罪論斬尋勅古來撫諭提婆苫令上國王印提婆苫不受命乃遣給事中李孟暘行人葉應冊封古來為國王孟暘以提婆苫方竊據憚行請傳諭古來詣廣東受封古來乃自老撾挈家赴崖州封事竣欲躬詣闕廷奏安南之罪總督宋旻以聞廷議遣大臣經理其事因以命濡

至廣東即傳檄安南宣示禍福募健卒二千人駕海舟二十艘護古來還國安南以濡大臣奉特遣不敢抗古來乃得入質實屠滽字朝宗鄞縣人馮義韓城人張瑾吳縣人李孟暘睢州人葉應歸善人

二月以李孜省為禮部右侍郎

孜省既貶復用益作威福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于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黃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尚書李裕禮部侍郎謝一夔皆因之以進執政大臣萬安劉吉從而附麗之所喜者則援之通顯所怒者則搆之貶斥喊應天府丞楊守隨嘗劾己譖于帝謫南寧知府去他所排擠甚衆朝野側目前年冬擢通政使至是進禮部侍郎掌通政司如故一時佞倖竊權寵者無與侔比矣　質實

黄景上高人李裕字資德豐城人由南京都御史名為工部尚書尋改吏部與閣臣彭華並以賄孜省得

史家紀萬妃之事皆謂其驕妬

擢時人為之謡曰八百憲臺陞李裕三千館閣薦彭華孝宗實錄于華之卒載其語云

發明 明季門戶之習為一代深錮之患然當成化以前未有顯然援結於其鄉里連及闔省者也自李孜省擅寵薦引鄉人彭華入閣復假邪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而同省大臣皆因之以進厥後孜省既敗焦芳用事銜孜省輩之黜己遂減江西解額且榜禁之使不得選朝官譽北詆南相尋報復黨禍之結自此始矣夫人臣植黨樹援未有不害于而國者然多以學術意氣私相矜許久之乃成角立之勢若孜省者一佞倖小人習五雷道法迎合憲宗意旨與奸僧繼曉竊取尊顯偶假扶鸞仙兒之伎遂開朋黨比附之門使朝局為之一變可不慎歟

秋七月封子五人為王

横行至於後宮有娠盡遣藥墮今以憲宗封建諸子証之知其說殊不足盡信蓋憲宗偏寵萬妃及妃之恃寵驕妬固當時情事所有若謂其專房溺惑則後宮必進御無期何就館之多竟爾繩繩相繼如是年及孝宗初受封共有十人其最幼者乃憲

祐杬興王祐棆岐王祐檳益王祐楎衡王祐枟雍王

質實 明史諸王傳岐王憲宗第五子後之藩德安益王第六子後之藩建昌衡王第七子後之藩青州雍王第八子後之藩衡州岐王永王皆邵太后生益王衡王皆張德妃生

八月帝崩

是月庚辰帝不豫甲申命皇太子視朝于文華殿戊子大漸己丑崩

九月太子祐樘即位赦

是為孝宗以明年為弘治元年

太監梁芳方士李孜省等及外戚萬喜以罪謫戍有差

宗第十四子而所云飲藥墮胎者尚不可勝計其生不為不蕃萬妃果妬毒豈能聽貫魚及衆而誕生成立者且如是之多乎總之宮闈事秘傳聞已不可憑或由衆人深嫉萬安之假附亂政遂飾為無稽之語以歸罪萬妃紀載家耳食滋訛于成化間

言官劾孜省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交結太監芳外戚喜等諸不法事論死上以宅憂謫芳南京少監喜指揮使孜省常恩玉芝等戍陝西邊芳等既謫戍遇赦當還印綬監太監蔣琮言芳等罪大不當赦復逮下獄孜省不勝搒掠死常恩玉芝尋復遇赦仍徙邊方廢死

冬十月罷傳奉官奪僧道封號

帝用科道言降黜傳奉官通政任傑侍郎蒯鋼指揮僉事王榮等二千餘人罷遣禪師真人等二百四十餘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餘人並追誥敕印仗遣歸本土

質實 任傑王榮皆不知何許人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立皇后張氏

先是孝穆太后薨外廷藉藉指萬貴妃帝即位魚臺丞徐頊疏請上母妃尊謚還葬並追究薨故廷臣議

事幾不啻漢成時之昭陽禍水而不顧其跡之矛盾亦可怪也萬安阿奉宦官藉其聲引始進即不以正甚至緣附椒房冒稱同姓為梯榮固寵之階尤諂鄙無恥繼聞譏遣萬氏親屬輒欲以久不往來希圖掩覆小人情態至此畢露矣及為懷恩所斥

建萬氏戚屬下錦衣鞫治萬安惶不知所出曰我久與萬家不往來劉吉亦有連自危與尹直共擬旨寢之帝仁厚恐傷先帝意不問安吉得無事

貿寶皇后張氏興濟人

萬安罷

安草登極詔書禁言官風聞言事中外譁然安尋亦悔之及上兩宮尊號遂詔陳天下利弊御史湯鼐詣閣安從容曰此非裏面意吾輩維持君等耳鼐即以其語聞謂安歸過于君無人臣禮于是庶吉士鄒智御史文貴姜洪等交章列其罪狀先是歙人倪進賢者粗涉書史無行諂事安日與講房中術安暱之因令就試得進士授為庶吉士除御史帝一日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進帝令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及諸臣彈章入復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

猶復靦顏戀棧數跪求哀真不復知人間有羞愧事豈特鄙夫之無所不至哉

去志愈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懼歸第乞休去時年七十餘在道猶望三台星冀復用居一年卒安在政府二十年每遇試必其門生為考官子孫甥壻多登第者子翼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翰林編修安死無幾翼弘璧相繼死安遂絕

質實 湯鼐字用之壽州人鄒智字汝愚合州人文貴湘鄉人姜洪字希範廣德人

追謚母紀氏為孝穆皇太后

帝悲念太后遣人求太后家先是太后在宮中嘗自言家賀縣姓紀幼不能知親族也于是有妄冒太后戚晼以希寵貴者十數輩後事露皆譎戍而太后家終不可得其後禮臣上言可倣太祖封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致祭帝諡曰孝穆太后早棄朕躬每一思念惄焉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旁求

寧受百欺冀獲一是御等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慰聖母之心皇祖既有故事朕心雖不忍又奚敢違遂封后父慶元伯后母伯夫人立廟桂林府有司歲時祀馬大學士尹直撰冊文有云覩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帝覽之歔欷泣下也

質實　賀縣漢臨賀縣唐為賀州治明洪武初以臨賀省入賀州尋降州為縣屬桂林府今因之

以吏部左侍郎徐溥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尋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已劉吉罷去遂為首輔溥承吉恣睢之後鎮以安靜務守成法嘗曰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至矣患不能守耳時人比之漢丙吉云

質實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

十一月名王恕為吏部尚書以馬文升為左都御史

時恕致仕家居言官論安者輒薦恕司禮監懷恩亦素重之力勸帝故即家起用之而文升亦以時望得內名

尹直罷以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給事中宋琮御史許斌言直自為侍郎以至入閣夤緣攀附皆取中旨帝于是薄其為人令致仕健學問深粹以身任天下之重先為少詹事充東宮講官受知于帝帝立乃有是命于時羣邪漸黜衆正並升海內欣然質實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宋琮隴西人許斌陽曲人望治矣

禮部左侍郎邱濬進大學衍義補

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止述修身齊家事而治國平天下闕焉乃博採羣書以補之至是表上于朝帝稱善進濬尚書賚金幣詔刊行其書旣而濬以書中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

質實　大學衍義補六十一卷誠意正心之要曰審幾微治國平天下之要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固封圉曰成功化

十二月葬茂陵

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質實　茂陵在昌平州聚寶山東少南

明史贊曰憲宗早正儲位中更多故而踐阼之後上景帝尊號卹于謙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輅恢恢

有人君之度矣時際休明朝多耆彥帝能篤于任人謹于天戒蠲賦省刑閭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復見顧以任用汪直西廠橫恣盜竊威柄揔惡弄兵夫明斷如帝而為所蔽惑久而後覺婦寺之禍固可畏哉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五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六

起戊申明孝宗弘治元年盡丙辰明孝宗弘治九年凡九年

戊申　孝宗敬皇帝元年春正月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喬新初為刑部侍郎以剛正為萬安劉吉所忌帝嗣位安等擬旨出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借升秩以遠之中官懷恩不平詣閣正色曰新君立當用正人胡為出何公安等默然既而刑部尚書杜銘罷羣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為首輔終忌之闕久不補帝以王恕薦乃有是命

二月帝耕耤田

孝宗是時立未逾年諒闇之中本不當舉行耕耤即云典不可缺亦祇應僅躬秉耒以為農先乃竟設宴如常實為非禮馬文升自當因此據理直陳顧不言燕衎之失而止咎教坊之瀆亂宸聰已為昧于輕重況進言亦自有體正色已足伸讜直何致

禮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邪即斥去之自是歲于仲春行耤禮定為制

質實　按明史禮儀志洪武二年太祖始躬行耕耤禮永樂以後惟登極初一行之至是乃定有常儀前期百官致齋順天府官以耒耜及種稑種進呈內官仍捧出授之由午門右出置綵輿鼓樂送至耤田所至期帝翼善冠黃袍詣壇所具服殿服袞冕祭先農畢還更翼善冠黃袍太常卿導引至耕耤位南向立三公以下各就位戶部尚書北向跪進耒耜順天府官北向跪進鞭帝秉耒三推三反訖戶部尚書跪受耒耜順天府官跪受鞭太常卿奏請復位府尹挾青箱以種子播而覆之帝御外門南向坐觀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太常卿奏耕畢帝還具服殿陞坐府尹率兩縣令耆老行禮畢引上中下農夫各十執農器朝見令其終畝百官行慶賀禮賜酒饌三品以上丹陛上東西坐四

以厲色相干夫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人子幾諫尚當婉容下氣乃于君父之側悍然徵色發聲敬事之誠安在明代惡習相沿往往憤激沽名而不顧恪恭大義史家無識轉從而張大其辭不便準諸義理豈可為訓耶

品以下臺下坐並宴勞耆老于壇旁宴畢駕還宮大樂鼓吹振作農夫人賜布一疋

封哈密衛左都督哈商為忠順王

前二年衛喇特揚汗擁衆數萬謀犯邊哈商知之來告邊將嚴設備揚汗不得利去憾哈密兵遏掠其拉木城甘肅巡撫唐瑜因請假哈商以名使益固臣節至是其國人復訴衛喇特之逼欲得中國封以威隣部乃命哈商襲忠順王給金印時衛拉特已與哈密和且約婚不復擾而土爾番兵端遂自此起

質實

拉木城方輿紀要在哈密城西自土爾番入哈密其往來未有不經拉木者又有哈喇城在其西接西城圖志哈密舊有十堡今四境凡五堡得五城自哈密城西六十里曰蘇木哈喇垓亦名頭堡又西二十里曰阿斯塔納亦名二堡又西北四十里曰托郭棲亦名三堡又西南二十里曰拉布楚喀亦名五堡

其四堡在拉布楚哈西二十里曰哈喇都伯此皆哈密西境之城為入土爾番孔道則舊稱哈喇者乃今哈喇都伯舊稱拉木者乃今拉布楚喀音訛為拉木耳唐瑜字廷美上海人　楊汗舊作養罕拉木城舊作剌木城今並改

罷選淑女

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以廣儲嗣庶子謝遷上言山陵之工未畢諒闇之痛猶新此必宦豎巧為䛕詞以動陛下非本心也陛下富于春秋俟祥禫之後徐議未晚願亟寢前命從之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

質實

三月揭文武大臣等姓名于文華殿壁

兩京文武大臣外官知府守備以上吏兵二部並疏其姓名揭于殿壁如有遷罷即以新除者易之

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帝親釋奠于先師加幣用太牢改分獻曰分奠坐彝倫堂命祭酒費闇等進講閣舉商書說命篇敷陳時憲欽若之義詞旨了暢帝聳聽良久徐諭曰六經載聖人之道匪知難惟行之艱朕與爾師生勉之質實

費闇字廷言丹徒人

御經筵命儒臣日講視午朝

先是吏部侍郎楊守陳請遵祖制開大小經筵日再御朝畧言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小經筵當擇端介博雅之臣以次進講必于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講之明而無疑

乃行之篤而無弊凡前朝典籍祖宗謨訓百官章奏皆當貯文華後殿退朝披覽日令內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有疑輒問一日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得于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舉崖畧口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官來覲俾條列地方事面陳大要付諸司評議其陛辭赴任者隨所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大臣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當則許言官駁正其他具疏進者召閣臣議可否以行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使賢才常接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聰明則資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如或經筵常朝祇循故事百官章奏皆付內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疏入帝深嘉納遂于月之丙子開經筵翼日丁丑命儒臣日講越六日壬午視

午朝皆自守陳發之時謝遷為講官務積誠開帝意每進講敷詞詳切帝數稱善

質實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

起用言事謫降諸臣

時擢林俊強珍為按察副使命科道官闕者悉增補南京吏部主事儲巏因言先朝直諫諸臣既蒙軫念起改官資而前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尚棄嶺海蠻瘴之間臣甚惜焉又前進士李文祥當陛下御極之初倡衆敢言冀益新政大臣厭其少年陽示培植而陰挫抑之天下皆知非陛下意方今增補諫官乞召此五人實之風紀論思之地言論丰采必有可觀帝命部臣起用之純初以抗章留王恕稱恕社稷臣忤旨貶璣毓元應星變詔與張吉各陳時政疏言過切直留中謫璣普安州判官毓元

後謁選得横州知州中旨降雲南縣丞文詳者萬安孫弘璧同榜進士安重其才欵之家嘗以詩規安安怒帝即位内閣擬登極詔書誡諫官毋言事文祥上封事極論其非比之李吉甫王安石安與劉吉皆怒票旨授繁劇縣丞歷練遂為陜西咸寧丞以去至是帝雖俞巏言及吏部擬擢官多為吉所糾駁頗不盡起用明年文祥復以王恕薦召為兵部主事

質實　横州唐置明屬南寧府咸寧唐置明倚西安府治東今皆因之儲巏字静夫泰州人丁璣字玉夫丹徒人敖毓元新喻人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

發明　自孝宗更新庶政軫念言事謫降諸臣一時如林俊强珍章皆得起改官資布列清要于是儲巏以丁璣等五人列諸薦剡既從其請而召用之何又任劉吉之陰為阻撓俾丁璣卒滞遠州而李文祥者復待王恕上章再薦始召為兵部主事及蒞任未踰一月遂假吉人之獄闌入其名竟

至獲罪而去雖曰吉實為之然果孝
宗英察有餘吉亦安能施其陰技哉

夏四月釐正祀典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請正祀典章下禮部尚書周洪謨等條議以釋迦牟尼文佛上清太上老君不宜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古禮幽禜祭星今北極紫微大帝像之為人稱之為帝非典風雲雷雨南郊合祀山川壇復隆秋報令倘道家言又有雷聲普化天尊之祀是瀆也歲以正月十五日為真君張道陵生辰遣天祭告非制大小青龍神禱雨無應不足祀梓潼帝君者傳云神姓張名亞子蜀人仕晉戰歿人為立廟唐宋屢封至英顯王元加號為帝君景泰中因京師舊廟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神廟食于蜀宜也與文昌六星無涉其祠在天下學校者當毀永樂中以道士周思得傳王靈官法有驗乃建天將廟祀靈官謂宋徽宗時有西蜀薩堅授

法于林靈素者其師也因于廟立祖師殿宣德中改大德觀封靈官曰崇恩尊君祖師曰隆恩真君成化初改顯靈宮歲易袍服其費不貲當革靈濟宮祀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蓋五代時徐溫子知證知諤也神世系事蹟非甚異其僭號亦當革於是祀典為之一正時洪謨建議并謂元武七宿不當信道家武當山修鍊之説城隍非人鬼不當有五月十一日誕辰之祭東嶽泰山既專祭封內且合祭郊壇則朝陽門外東嶽廟之祭實為煩瀆帝以崇祀既久不盡從也

質實

大小青龍神明史禮儀志云有僧名盧寓西山有二童子來侍時久旱童子入潭化二青龍遂得雨後賜盧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别設龍祠于潭上宣德中建大圓通寺加二龍封號春秋祭之文昌六星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漢書天文志謂五司祿六司災晉志則謂四司祿五司命六司寇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

司中司命蓋即文昌之祀也靈濟宮在西長安門稍北明永樂十五年建元武七宿石氏星經云北方黒帝其精元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有龜蛇蟠結之像武當山在均州南一百里一曰太和山亦曰悉上山又曰仙室明永樂中改名太岳太和山張九功陜州人周思得杭州人

五月嘉興盜起命刑部侍郎彭韶討平之

嘉興百户陳輔以盜販鹽為邏者所發華官遂招集無頼作兵器四出剽掠郡縣吏置不問輔益恣與其父端子文壻鄧夔等率衆攻府治知府徐霖踰牆走因據府庫縱獄因劫軍器千户所執千户白鑑大掠城中奪舟趨太湖官軍不能遏鎮守中官張慶以聞帝以浙江財賦甲天下有銀鑛鹽場之利易以生盜而官吏怠玩武備廢弛嘉興城守蝥集之地尚恴賊縱横則山谿僻縣姦宄僭伏乘機竊發者更不可詰

乃命韶馳往巡視偕鎮巡官督諸司討捕之韶至浙官兵大集敗輔衆于吳江端等就擒餘黨多殺傷或赴水輔還走秀水合兵蹙之輔自殺賊遂平是年十一月癸未也于是郡縣吏皆被劾去

質實

吳江縣五代梁開平三年吳越以吳之松林鎮置元升州明仍降縣屬蘇州府秀水縣明宣德四年析嘉興縣地置為嘉興府治西北偏今皆因之徐霖襄城人

六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韃靼求貢

小王子率部落偕住大同近邊營亘三十里遣百人款求通貢巡撫許進以便宜納之聞于朝所上書自稱大元汗朝廷方務優容許遣五百人詣京師至八月與其別部巴延蒙克王使人俱入朝自是屢入貢

然冦抄諸邊如故質實巳延蒙克舊作
且漸往來套中矣伯顏猛可令改

命戶部左侍郎李嗣刑部右侍郎彭韶清理鹽法

淮浙鹽自憲宗以來為勢家乞中者所擾雖嘗申諭
禁迄莫能屏絶運司不敢與忤每事姑息以是鹽法
日壞商病而課不充邊儲匱乏戶部尚書李敏請簡
風憲大臣整理帝以韶方在浙因即命韶理浙鹽而
別遣嗣于兩淮皆兼命都御史嗣至淮乃建置補餘
鹽之議初洪武創制商支鹽有定場無許越場買補
竈戶勤者正課外有餘鹽送場司二百斤為一引給
米一石其鹽召商開中不拘資次給與成化後令商
收買而勸借米麥以振貧竈至是嗣請令商人買餘
鹽補官引而免其勸借且停各邊開中俟逋課完日
官為賣鹽三分價直二充邊儲而留其一以補商人
未交鹽價由是以餘鹽補充正課而鹽法小變詔以

浙商若抑配為定折價額蠲宿負憫竈户煎辦
徵賠折閱之困繪圖以獻條其利病奏行之質實
李嗣字克誠南海人
李敏字公勉襄城人
冬十一月妖僧繼曉伏誅
初繼曉以林俊劾已獲譴知為廷臣所惡虞禍及托稱養母乞空名度牒五百道以歸及星變革國師為民至是給事中林廷玉請逮治之乃令有司執送京師法司論其罪以犯在赦前免死給事中陳璚言繼曉罪大不當宥命棄市質實
林廷玉侯官人陳璚字玉汝長洲人
土爾番殺忠順王哈商復據哈密
土爾番阿爾死其子阿哈瑪特嗣為蘇勒坦聞哈商封忠順王怒曰哈商非忠順族安得封乃偽與結婚

誘引殺之盡奪哈密地留六十人佐伊蘭據衛城而遣使入貢稱與哈商締姻乞賜蟒服及九龍渾金膝襴諸物使至甘州哈商都指揮阿穆呼朗告變朝廷亦不罪番使但令還諭其主返侵地阿哈瑪特傲不奉命明年阿穆呼朗覘知伊蘭勢單弱請授于邊臣調赤斤罕東兵夜襲破其城伊蘭遁去因命哈商弟恩克保喇襲都督同知給新印而阿穆呼朗等以力薄不能守尋引還哈密城為土爾番據如故質實明史西域傳阿哈瑪特嗣為蘇勒坦在成化十四年阿哈瑪特舊作阿黑麻阿穆呼朗舊作阿木朗今並改

己酉二年春二月振四川飢

命發湖廣歲漕米二十萬先後遣戶部郎中江漢王宏往振之嗣發帑金二萬為飢民耕種之具及秋復

命鎮巡官勘狀免被災稅糧暨流民復業者雜役三年先是流民逐食四出巡撫謝士元檄所部置廣室十餘區作糜食之且令所在給符遣歸道經郡縣驗而廩之粟乃漸復業時朝廷雖命轉湖廣漕久不至賴士元區畫民得以濟會湖廣歲赤歉轉漕竟止不發四川故多盜有野王剛者嘯聚且五年矣劫掠夔州新寧往來大寧大昌諸縣前守臣畏罪匿不以聞乘歲飢土酋大小娃復煽亂士元抗行邊馳詣其地大小娃懼泥首近道左立諭散之剛更入轉湖廣竹山竹谿據陝西漢中金州平利西鄉諸郡縣副都御史戴珊方撫治鄖陽請集四川湖廣陝西兵討之于是士元亦遣兵會討賊間風潰珊督湖廣兵搗其巢盜悉平是年七月畿內亦飢給貧民麥種遣官振河間永平免其稅糧戶給米一石十一月順天飢發倉粟減直糴于民

質實 新寧西魏縣明屬夔州府今屬達州大寧宋監元州明洪武九年降縣屬夔州

言官以意氣用事明代結習可惜至末流遂以此僨䟽況孝宗朝庶政惟新而諸臣所言尚摭拾先朝舊事何前日之寒蟬一

府今因之金州西魏置隋改西城郡唐復置明屬漢中府神宗十一年改興安州二十三年升直隸州平利唐縣明屬興安州西鄉晉縣明屬漢中府今皆因之江漢旌德人王宏文登人謝士元字仲仁閩縣人戴珊字廷珍浮梁人

下監察御史湯鼐于獄戍之

初鼐與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交善並負意氣裁量人物帝即位文祥上書言新政既謫戍寧丞去智復疏劾萬安劉吉尹直薦王恕王竑彭韶極言宦官權重之害未幾安直相繼罷斥恕果召更新庶政言路大開智喜謂志且得行而鼐以吉罪與安直均獨得留抗章請申黜陟語甚剴摯然鼐抨擊自豪間及海內人望王恕以盛暑請輟經筵鼐三疏爭語侵恕恕惟自引咎而周洪謨倪岳張悅馬

旦盡變為鳴鳳
矛至王恕等皆
以老成布列班
聯初無大過湯
鼐乃憑私逞臆
抨擊自豪君心
已不可問且更
知州餽金艷稱
妖夢尤非臺省
所宜其獲罪實
由自取特劉吉
以私憾哈喉糾
彈借端搆獄奸
惡更甚耳

文升亦嘗為所吹索以故大臣多畏之吉尤恨鼐次骨使人啗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鼐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鼐短于是吉人之獄起時帝方命官振四川饑吉人上言宜遣四使分道振且擇才能御史為巡按庶荒政有裨因薦給事中宋琮陳瑀韓鼎御史曹璘郎中王沂洪鐘員外郎東思誠評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及壽州知州劉槩可使而巡按則鼐足任之璋遂草疏偽署同官陳景隆等名言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帝怒下人錦衣獄令自引其黨人以鼐璘思誠槩福對璋又嗾同官陳璧等言璘福思誠非其黨其黨則鼐及李文祥鄒智知州董傑逮是也槩嘗餽送鼐白金貽之書謂夜夢一人騎牛幾墮鼐手挽之得不仆又見鼐手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國姓意者國傾將賴鼐扶之引君當道也鼐槩等自相標榜詆毀時政請并文祥智傑逮治疏上吉從中主之悉下錦衣獄坐槩妖言律斬鼐受賄成

肅州人欺罔削職智文祥傑皆謫官王恕以槩書詞雖妄與妖言有間上疏申救帝意動命姑繫獄既而熱審何喬新等言槩本不應妖言律且槩五歲而孤無兄弟母孫氏守節被旌槩死母必不全矜恤乃減槩死戍海州方鼎之論暑月輟講也董傑謫選至京亦疏抗爭之由是知名為吉所忌故璋指以為吉人黨文祥自咸寧召為兵部主事未逾月而復坐累謫吉以洩舊憤也璋遂擢大理寺丞

質實

海州

遼海州南海軍尋置臨海縣為州治金改澄州元省明洪武中置海州衛屬遼東都司　本朝順治十年改海城縣屬遼陽府十四年改屬奉天府吉人長安人張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魏璋鄢陵人尋坐事下獄黜為九江同知悒悒死韓鼎合水人曹璘字廷暉襄陽人王沂武進人洪鍾字宣之錢塘人東思誠華州人王寅容城人韓福陝西西安人劉槩濟寧人陳景隆福建長樂人陳璧高郵人董傑字萬英涇縣人

以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

前年夏文升以都御史督團營至是代余子俊為尚書兼督如故時兵政廢弛西北部落不時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黜貪懦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衛緝捕給騎士十二人衛出入文升乞休㣲諭之文升以營軍久苦工役力陳其弊又請于㨿營選馬步鋭卒二千遇警徵調且遵洪永故事五日一操以二日走陣下營三日演武皆報可

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沁河

河決自原武由開封黄沙岡六所又決埽頭五所東北入河沁溢流為二一決南岸自于家店經蘭陽縣南東至歸德由徐邳入淮一決北岸自封邱縣之荆隆口漫祥符滑儀封縣之黄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

運河郡邑多被害汴梁尤甚議者請遷開封城于許州以避患布政司使徐恪持不可乃止命所司役夫五萬人治之已而命戶部侍郎白昂總理河道昂舉郎中婁性協治役夫二十五萬築陽武長隄以防張秋引中牟決河出滎澤濬宿州古汴河又濬歸德睢河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南北分治水患稍寧

質實

一統志婦頭堤在開封府城東北四十里于家店在陽武縣東接封邱縣界儀封縣元因衛邑名置縣明屬開封府今因之黃陵岡在儀封縣東北五十里接山東曹縣界許州春秋時許國秦漢為許縣後周為許州明屬開封府今升直隸州古汴河在宿州城北自河南永城入界又東南流入虹縣界隋時自汴開河經州境至泗長千三百里兩岸築隄今州城東南尚有故跡名曰隋隄歸德睢河在府城南自陳留縣東南經睢州寧陵之南流入境又東至夏邑永城之南而入徐州汴水即禹貢

之灘水謂河出為灘也春秋時謂之郱水秦漢間曰鴻溝漢志謂之狼蕩渠泗水源出山東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至濟寧分流北流謂之北清河南流謂之南清河南清河南流至江南宿遷縣睢水入焉又南至清河縣分西北三汊河口達淮徐恪字公肅常熟人白昂字廷儀武進人

秋七月詔求直言

詔曰近者京師霪雨南京有大風雨之異朕當檢身飭行祗謹天戒爾文武羣臣其勉加修省政事有闕失當更正者以聞于是給事中韓重等應詔陳四事一存敬畏以契天心一慎用人以奉天命一祛弊政以消天變一謹號令以肅天威帝深嘉納然御史歐陽旦上言七事極詆閣臣劉吉不職乞罷歸田里帝以其妄言切責之

質實

韓重降州人歐陽旦安福人

冬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賜故少保于謙諡

從應天府尹于冕請也帝曰謙能安社稷以過寇畧其定國捍忠之績著矣中罹權姦之害雖先帝已嘗昭雪優加褒卹而不使之廟食于後猶未足為効忠者勸乃加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諡忠愍立祠墓所賜額曰旌功

質實　西湖志旌功祠在三台山案明史本傳作肅愍與明實錄作忠愍者異

庚戌三年春正月下南京御史姜綰等十人于獄尋貶官

宥太監蔣琮罪不問

南京沿江蘆場故隸三廠給中官採用成化初江浦縣田多沉于江而瀕江生沙洲六民請耕之以補沉

江田額洲與蘆場近太監黄賜為守備時受奸民獻指為蘆場收其利民失業歲額租課仍責償之民帝立詔勢家悉返投獻地縣民乃相率愬于朝下綰等覆按守備太監蔣琮脅綰右己綰愬偕同官劾琮奪民利因及其侵漁諸不法事刑部尚書何喬新請移南京法司勘其罪琮條辨綰疏謂己嘗奏下李孜省獄綰喬新其鄉人共傾己圖報復事未白而太監蔣琮請再勘後湖田之獄後湖者洪武時置黄冊庫其中令主事給事中各一人守之百司不得至且禁湖壖勿田歲久湖漸淤壖日廓太監陳祖生遂墾為田御史余濬劾其違制下南京主事盧錦勘報時錦與給事中方向監後湖黄冊祖生慮錦勘實遂訐錦向嘗伐湖灘葦實侵官利復下其事于應天府尹尋白矣會郭鏞奉使兩廣道南京駕方舟泛湖御史孫紘以擅遊禁地劾鏞鏞怒歸愬于帝言府尹楊守隨勘錦向失出御史不劾奏獨繩內臣帝乃遣太監

何穆大理寺少卿楊謐再勘後湖田及綰琮互訐事比報謂守隨失出如鏞言綰琮互訐皆私忿琮不當受獻地屬勘官誣指綰喬新為孜省黨綰等不當逞忿瀆奏乃褫錦職謫守隨向有差綰與同官孫繇劉遜金章紀傑曹玉譚肅徐禮余濬給事中繆樗皆逮治給事中陳璚等言不宜以一內臣而置御史十八於獄不聽至是遂宥琮而貶綰等為州判官祖生雖違制墾田亦不問是時大學士劉吉方牢籠言路建議超遷科道官處以不次之擢顧兩京言官攻吉不已吉恨甚既嗾魏璋興吉人獄以斥己所惡者而綰琮互訐事復起琮素恃才辯為同類所疾獨吉比之因太監鏞亦惡言官遂交譖于帝故帝特右琮而抑綰等尚書李敏等屢言琮綰同罪異罰失平帝先入吉譖不納也由是中外益惡吉所為為之側目

質實姜綰字壬卿弋陽人余濬慈谿人盧錦長壽人方向字與義桐城人孫繇字文冕鄞人楊謐字文寧

儀封人劉遜安福人金章崑山人紀傑磁州人曹玉

江寧人譚肅壽張人徐禮餘姚人繆楟字全之溧陽

人

二月免河南南畿湖廣稅糧

時以河南當河決後民困未甦特詔蠲其秋糧越三日戶部以鳳陽淮揚鄖陽南陽諸郡水旱請免徵芻糧及麥絲之稅帝曰凶歲當損上益下必欲取盈如民病何部臣言甚稱朕旨亟如所請行已而潞沁二衛所屯田被災明制屯田災及三分乃免糧部臣格于例不敢請蠲帝聞之曰歲饑方將振之安可復徵

特免潞州衛沁州千戶所並隸山西都司之

三月限天下預備倉積粟之數

預備倉之設固欲廣為儲蓄以濟凶荒但良法美意亦當措置有方期于通行無阻若必十里而積粟萬石則窮鄉僻壤何所取資勢必賤糴縲騐欲興利而轉以滋弊況令州縣軍官皆以及數者為拔擢則有司惟志在取盈必至横征苛派累及閭閻

洪武中始設豫備倉選耆民掌之後漸廢弛于謙撫河南山西修其政周忱撫南畿別立濟農倉他人不能也正統時重侵盜之罪至僉妻發戍且定納穀千五百石者敕獎為義民免本户雜役凡振饑米一石俟有年納稻穀二石五斗還官至是限州縣十里以下積穀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其上以是為差至八百里以下限積十九萬石衛千户所積五千石百户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為殿最不及三分者奪俸六分以上謫官

秋閏九月禁宗室勳戚奏請田土及受人投獻

帝登極後詔勢家所受獻地悉歸之民尋有南京蘆場之訟其獘未革刑科給事中胡金復以為言乃申是命已而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為東宫莊户部尚書周經劾其違制下瑄詔獄敕諸王輔導官導王奏請

尚何賓恩之足言乎

者罪之然帝性寬厚雖屢申禁不能盡執法其後奏獻不絶乞請亦愈繁徽興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餘頃會昌建昌慶雲三侯爭田帝輒賜予卒莫之禁也

質實 按外戚恩澤表會昌侯孫繼宗子銘成化十六年襲慶雲侯周壽成化十七年封建昌侯則張延齡也胡金漢陽人

發明 明宗室勳戚之有莊田自太祖始其有乞請則自仁宣時始厥後投獻之風起侵奪之弊生而莊田厲民滋甚孝宗燭知其害一旦申禁而約飭之庶乎除民所疾苦矣乃未幾而奏獻如故陳乞愈繁四王三侯競取膏腴以撓法制不知孝宗何所瞻徇而竟不能使令行于貴近哉方成化四年憲宗禁勳戚請民田尋又曲從慶雲伯之請其取譏于選懊固宜獨孝宗求治方殷顧亦出此屢申禁而中多更變施善政而弗克有終優柔姑息之害於政事一致此耶

集天文志箕南有杵星無臼星且天津在女宿之上自此而東逼營室中間所歷係虛危分度與箕宿毫無交涉蓋危上有內杵三星臼四星丹元子所謂危之黑五號人星人畔三四杵臼形者正其所歷之地註引箕南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詔羣臣言闕失

大學士劉吉等言妖星見天津歷杵臼近營室考之載籍其占為兵為饑為水旱今兩畿河南山西陝西旱蝗四川湖廣歲不登倘明年復然恐盜賊竊發禍亂將作願陛下節用度罷宴遊屏讒言斥異教留懷經史講求治道沙河修橋江西造瓷器南海子繕垣牆皆非急務宜悉停止帝嘉納之初吉在成化時無所規正及帝即位見帝仁明同列徐溥劉健皆正人而吉于閣臣居首兩人有論建吉每署名于前托正論以自蓋焉

質實 晉書天文志天津九星橫河中主四瀆津梁杵臼輯覽注引晉天文志杵三星在箕南按史記天官書杵臼星危南注杵三星在丈人星旁主軍糧占正下直臼吉與臼不相當軍糧絕也臼星在南主舂其占覆則歲大饑仰則大熟也又史記營室為清廟注元命苞云營室二星埏陶精類

之杵星非是

始立綱紀包物為室爾雅云營室謂之定郭璞注定正也天下作宫室皆以營室中為正也一統志南沙河在昌平州南即古易荊水也源出神頭嶺山東流逕鞏華城南又東逕竇家莊入北沙河

十二月京師地震

是月十二日巳未也日凡再震

辛亥四年春二月敕法司慎刑

敕法司曰曩因天道示譴敕天下諸司審録重囚矜疑放遣者數十百人朕以為寛之于終孰若慎之于始嗣後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問刑官務存心仁恕持法公平詳審其情罪所當毋姑息毋苛刻毋傅致于一時冀不坐于他日

三月逮兩廣總督秦紘尋免歸

初紘涖鎮劾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暴不法逮下獄景亦訐紘勘無左證法司當景死景連姻周太后家有奥援訐紘不已命并逮紘速鞫卒無罪詔宥景死奪爵閒住而紘亦罷歸王恕請留紘不納紘自成化末被誣為尹旻黨謫官帝即位以恕薦督漕運尋督兩廣軍務在制府二年多所飭治時中官武臣鎮兩廣者率縱私人擾商賈高居私家擅理公事賊殺不辜交通土官為奸利前督臣宋旻屠滽噤不敢言紘至疏聞于朝且言天下鎮守官皆得擅執軍職受民訟非制請嚴禁絕總鎮府故有賞功所歲儲金錢數萬費出無經宜從都御史句稽廣潮南韶多盜當設社學編保甲以絕盜源帝悉從其請思城知州岑欽攻逐田州知州岑溥與泗城知州岑應分據其地紘督兵入田州逐走欽還溥于府留官軍戍之亂遂定

復遣將討平黎賊于陵水猺賊于德慶方議勦後山賊而逮治命下紘部署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騶從不貶損既踰嶺因服就繫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體尊遠就拘執恐損國威既踰嶺眞囚矣人服其知

體

質實 潮州隋州元路明府韶州隋置元路明府今皆因之恩城在田州北二百五十里唐

羈縻州明設土知州隸廣西布政司岑欽既爲紘逐走岑應所乞兵總鎮官即檄應捕欽欽遂殺應已而應弟接伴以兵送欽就道上殺之欽孫桂佩黨亂被誅州遂廢陵水隋置明屬萬州以隸于瓊州府後山在廣州境按雷禮列卿記紘令按察使孔魯討後山賊魯檄廣州知府林泮繪其地圖遣都指揮馬義李敬何清統官軍土兵分四哨以進攻破黃竹長坪等山砦十餘所斬獲一千八百有奇紘被逮時所議勦者益此役也柳景

安遠侯溥之孫

夏六月京師地震

月之六日辛亥也日凡三震八月乙卯南京及淮揚二府同日震

秋八月封弟五人為王

祐楮壽王祐榰汝王祐㯲涇王祐枟榮王祐楷申王

質實　明史諸王傳壽王祐楮憲宗第九子姚安妃生十一年之藩保寧正德元年以岐王世絶改就岐邸子德安汝王祐㯲憲宗第十一子張德妃生十四年之藩衛輝涇王祐枟憲宗第十二子與申王祐楷皆楊恭妃生十五年之藩沂州榮王祐樞憲宗第十三子潘端妃生正德三年之藩常德申王祐楷憲宗第十四子未之藩卒按明孝宗實錄稱汝王為十弟涇王為十一弟榮王為十二弟申王為十三弟蓋憲宗第十子未名殤不入諸子之序故所稱行次與明史異

孝宗初政清明迥非成化時可比但既欲仕人圖治即當鑑察正邪持以明斷乃劉吉懷私曲中鄒魯挾怨妄彈致喬新竟不安其位比窮治無驗並不律以誣奏示警僉壬而于魯僅予停俸喬新亦聽其乞休廟堂之上

罷刑部尚書何喬新

時劉吉竊威福屢興大獄喬新率據法直之吉憾甚前二年夏京城大水喬新請恤被災者家又慮刑獄失平條上律文當更議者數事吉悉格不行大理丞闕御史鄒魯覬遷而喬新薦郎中魏紳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魯即誣喬新受賕曲庇吉取中旨下其外家錦衣衛獄喬新乃拜疏乞歸頃之窮治無驗魯坐停俸喬新亦許致仕喬新自為刑部郎時都指揮袁彬有所屬執不從彬怒使人捃摭無所得即著剛直聲性尤廉介既居家播州宣慰楊愛感喬新勘訟白其誣遣使厚致贈堅卻之喬新後竟不復起居十二年卒

質實　鄒魯當塗人　魏紳曲阜人

九月以彭韶為刑部尚書

漫無可否致劉吉輩恣横自若而王恕彭韶諸人且相繼引去孝宗之不克大有所為實由仁厚多而英察少耳

班序後先朝廷自有定制固無

前二年秋韶還自浙江尋改吏部與王恕甄人材敷功實仕路為清何喬新既致仕以韶代之時安遠侯柳景為秦紘所劾罷當没入贓數千徵僅十一以其母訴免韶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寛之澳不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贓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臣等守法愧於澳也

不從

冬十月河溢

開府懷慶及宣武睢陽諸衛皆被災命有司振其家

質實

明史兵志宣武衛睢陽衛並隸河南都司

以禮部尚書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尚書入閣自濬始初内閣委寄雖重然大學士秩五品非加三孤及宫傅者仍班尚書下濬前以禮部尚

容爭競于其間況大臣當以和衷集事為期尤不宜介懷位次乃邱濬入閣以後因王恕不讓居前心懷不悅輒于內宴時徑據上坐妄自尊崇殊失敬共和中之義濬稱深于學問者豈明于人而昧于已耶

書掌詹事與恕皆晉太子太保恕吏部長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閣自以閣臣任隆當尊異而恕循舊制弗讓也濬不悅既而內宴濬徑居恕上其後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列六部尚書上矣

質實 按王瓊雙溪雜記尚書入內閣自焦芳始王世貞史乘考誤謂以大臣入閣者芳以前有王文邱濬何云芳始

十二月土爾番獻還哈密城

先是阿哈瑪特既據哈密十一城朝廷不加詰責但令貢使還諭其主歸侵地番人知中國易與不奉命復遣使來貢從廷臣議拘留其使臣乃稍懼既而偕賽瑪爾堪貢獅子願獻還城印帝喜召使臣入大內縱觀獅子戲賚以尚食及使還命內官張芾護行閣臣因言阿哈瑪特殺我所立或不即討亦當封關絕貢今優寵其使臣又遣中使伴送於恩則已過矣況聞彼方集兵秣馬謀犯肅州名雖奉貢意實叵測使

彼恃思無憚或更狡馬以逞則損中國之威不小帝乃止苐行却其後使時耿裕長禮部馬文升長兵部咸知國體於貢使多所裁抑閣臣劉吉方自矯飾亦頗能持却貢議于是阿哈瑪特知中國有人欵關頓還十一城及前阿爾所掠金印邊臣聞諸朝許之至是果以城印來歸乃厚賜其使先所拘者盡釋還之

質實 賽瑪爾堪即漢罽賓地元太祖蕩平西域盡以諸王駙馬為之君長始有賽瑪爾堪之名距嘉峪關九千六百里 賽瑪爾堪舊作撒馬兒罕今改

鳳陽陵火

時有遺火山場者遂延爇九十餘里巡按官劾留守王正等罪贖杖還職

召秦紘為南京户部尚書

言官論紘無罪詔起之初紘巡撫山西劾鎮國將軍奇澗横恣不法奇澗父慶成王鍾鎰為奏辨且誣劾紘憲宗重違王意逮紘下法司治事皆無驗内官尚亨籍紘家以所得敝衣數事奏憲宗嘆曰紘貧一至此耶賜鈔萬貫旌之於是奪奇澗爵王亦削禄三之一而改紘撫河南時成化十六年也紘自為大臣先後以劾宗戚幾重得罪賴廉直受主知又所在皆著勞績為廷臣所推故得再仆再起也

質實 明史諸王表慶成王濟炫晉恭王棡第四子永樂元年封別城汾州鍾鎰其孫也正統十二年襲封奇澗鍾鎰庶子

壬子 五年春二月減陝西織造絨毼之半

巡按御史張文言陝西歲歉之後民病未甦司禮監近下帖子降圖式織造絨毼數百事並宜停止以其價振業貧民命減所織之半是年八月復以水災停南畿浙江額外織造召督造官還

質實 明史

食貨志永樂中始令陝西織造駝䏢又云明制蘇杭等府各有織染局歲造有定數天順四年遣中官往蘇松杭嘉湖五府於常額外增造綵緞七千疋增造坐派於此始張文泰州人

三月立子厚照為皇太子大赦

帝長子前年秋九月丁酉生張皇后所出也

夏五月求遺書

大學士邱濬言高皇帝當至正丙午之歲始肇帝業首求遺書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購於民間一時貯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集儒臣纂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烏可使經籍廢墜夫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廣有儲藏即儲藏亦不能久遠所賴石渠延閣積聚

之多收藏之密局鐍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畧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佚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致廢殘闕失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近內閣書目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未聞攷校在外未聞購求及今失之恐遂放佚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蘭臺鴻都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宋有崇文館祕書省國朝罷前代臺監館省之官併其任于翰林院設典籍二員掌文淵閣書籍南京國子監雖設典籍僅掌累朝頒降之書及舊錄書板而已今請敕內閣所藏書籍令學士以下暨典籍官彙若干册册若干卷檢其有副本者分貯一册于兩京國子監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乞敕禮部行天下提學官榜示購訪俾所在有司校録賫呈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曰內閣曰國子監一在南京曰國子監使一書而存數本一本而藏三所每歲三伏時令翰林院寮屬同赴閣監曝書畢事扃鐍廷臣有因事欲

稽攷者奏請詣閣以為常規則于文治有裨焉疏上帝嘉納之尋有是命

質實

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北史隋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煬帝命祕書監柳顧言詮次其重複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石渠漢彝元成傳注石渠閣在未央殿北東觀後漢和帝紀注陸機洛陽記曰在宮南高閣十二間介于承鳳觀蘭臺漢百官表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鴻都後漢靈帝紀光武元年始制鴻都門學注鴻都門名也祕書監唐百官志祕書省監少監丞各一人掌經籍圖書之事宋志設官同集賢書院唐百官志注開元五年置乾文院寫四部書六年更號麗正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

按四部之分始于魏祕書監荀勖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指事皇覽簿雜事四月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然勖所分四部以史次子後自

梁處士阮孝緒撰七錄改列紀傳錄于兵錄之前而隋更定四部遂以六藝經緯史之所記諸子集部為序唐四部書因之又以四部各為一庫經庫鈿白牙軸黄帶紅牙籤史庫鈿青牙軸縹帶緑牙籤子庫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緑牙軸朱帶白牙籤以分別之崇文館宋太宗紀太平興國三年以三館新修書院為崇文院按宋書王儉傳稱明帝置東觀祭酒晉志稱魏蘭臺遂二御史居殿中唐志稱龍朔二年改秘書省曰蘭臺則宋亦有東觀魏唐亦有蘭臺不獨漢也通典稱漢延熹二年置秘書監唐志稱東宮官崇文館學士二名唐六典注稱魏有崇文館則秘書郎掌始於唐崇文館亦非始于宋也宋志稱秘書郎掌集賢院圖籍則宋亦有集賢院不獨唐也唐宋皆設秘書省其官皆稱曰監亦非唐謂之監而宋謂之省也濬云然者

特臨文偶舉耳

六月下御史彭程于獄尋遣戍

程巡視光禄寺見造皇壇祭器皇壇者憲宗齋醮之所也程疏言光禄金錢皆民膏血用之得當猶恐病民况投無益之地先帝篤信李孜省繼曉輩意在求福今二人已伏辜尚不能自免禍焉能福人陛下即位若輩廢斥殆盡何復有皇壇置罷果復有此則宜遏之將萌如無之請治所司逢迎罪時帝初無造皇罷之命特光禄仍故事未革置以備也帝得疏以程暴揚先帝過下之錦衣獄給事中叢蘭亦巡視光禄寺繼上疏論之帝宥蘭奪光禄寺卿胡恭等俸已而刑部尚書彭韶擬程贖杖還職帝不許韶復抗章申救且言光禄寺靡用無籍經費不支牲物槩賒之市肆大為賈人累及今不節恐無以善後程欲國家惜經費心本無他但不應引李孜省事疏入帝令光禄寺籍歲出之數以聞而戍程及家屬于邊

質實

彭程字萬里鄱陽人叢蘭字廷秀文登人胡恭扶風人

秋七月振南畿浙江山東飢

從尚書馬文升請也尋命侍郎吳原巡視浙江督有司振飢先是餘杭致仕尚書鄒幹疏言浙江水旱相仍民窮且盜乞急行蠲恤帝曰幹家居尚憂國其賜羊酒文綺勞幹于是浙江特有督振之命時給事中吳世忠請振災無俟勘覆其言尢切畧云近者南畿及山東諸行省各以災告而浙江為甚致厪宸衷屢飭百司經畫乃振恤之典有加而實澤未究良由府縣官吏發粟不時文書勘報動淹旬月俟既得食而飢者已死而流者已遠又況書吏胥役因緣為奸更有不可勝言者今欲約之以法莫若稽註冊籍以庄之多寡驗民窮富凡遇給振視此為則富者不得濫支貧者獲沾實德庶弊革而惠行因條上興水利復

劉吉擅攬權勢專以傾軋為能豈宜令其久玷政府至是以迕吉見斥轉未當其罪至時論以其耐人彈擊目為棉花固不免于輕薄吉乃妄肆猜疑遷怒舉子竟令三試不第者盡阻其上

常平倉二事詔舉行之 質實 餘杭秦縣明屬杭州府今因之吳世忠字懋貞金谿人

八月劉吉罷

吉居內閣十八年柄政久權勢烜赫帝初頗加委任後眷亦漸衰而吉無去志及是帝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盡封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帝不悅遣中官至其家諷令致仕給驛歸吉性機詐善附會自矯飾銳於行私屢為言路所攻屢晉官至少師人目之為劉棉花以其耐彈也吉疑言出下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不得復會試時適屆會試期舉子已羣集都下禮部為請詔姑許入試後如令已而吉罷令亦不行吉歸踰年歿 質實 按明史恩澤侯表孝宗張皇后父巒弘治四年封壽寧伯五年三月進侯八月卒十一月子鶴齡襲次子延齡八年封伯十六年進侯則時所欲封伯者蓋鶴齡也旋當襲父侯

進之階遲廳行私奸惡實甚孝宗何輕聽其言不加深察耶

爵故封伯之命亦寢

冬十月更中鹽法

洪武時於各邊開中令商人募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儲以充成化中始以銀易米然未嘗著為令至是户部尚書葉淇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中米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舊制商輸粟畢書所納粟及應支鹽數齎赴各運轉提舉司如數支鹽既而盐不時給有祖孫相代候支鹽不得者商人大困報中亦漫怠淇新法行爭便之一時太倉銀累至數百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發明 葉淇召商納銀之議論者多咎其更開中法以致邊儲日匱而不知明代邊儲之匱自在

屯政不修而不盡關於鹽法其鹽法之壞又在勢家乞中而不關淇之變法也蓋產鹽有盈有絀邊地不能懸知則但知召商開中而初不為支鹽計故守支之弊在永樂時已所不免逮憲宗之世勢家爭先奏乞所賜鹽引動以萬計且許其越場支鹽不限年次于是商人益困守支而鹽亦壅閼不行夫商人挽輸數千里外守支至數十年之久而不得鹽及既得鹽復為奏乞鹽所壅閼而不獲速售然則商人之病開中亦極矣雖日下令招之其誰應哉淇見報中之怠乃為更制以利商商利則報中多報中多則國課裕是亦救弊之策也如云商屯撤業邊粟翔貴獨不思塞下之地商可屯軍不可屯乎明食貨志稱成化時屯田法廢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歸于公廩論者不深咎此而徒責其變法亦昧于輕重之計者矣

十一月停納粟例

初成化末開納米例振陝西河南諸省飢及是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歉輒行捐例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砥礪廉隅為循吏豈可得也帝即命止之

癸丑六年春二月録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裔世襲指揮使

五年春立皇太子頒恩詔中外以太廟配饗功臣追封王者六人皆佐太祖定天下有大勲而其子孫不替爵者惟中山黔寧二王裔餘皆凌夷與編氓伍令吏部訪以聞乃得常遇春元孫復李文忠元孫璿鄧愈五世孫炳湯和六世孫紹宗皆命入指揮使奉先祀時有滁人郭琥自言滁陽王子老舍四世孫亦命

予冠帶奉祀已而爲甯氏所訐甯氏者故滁陽王鄰太祖復其家令世守王基者也禮部審滁陽王碑文王果無後老舍非滁陽王子奪琥冠帶

質實 功臣追封王者六人按明史功臣表爲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山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

河決張秋以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治之

河決張秋戴家廟掣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遣工部侍郎陳政督治政尋卒命廷臣會薦才識堪任者大夏方爲浙江左布政使以王恕薦賜敕遣之時河流湍悍決口闊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當治上流于是即決口西南開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通漕乃濬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潁上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

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俱會于淮然後沿張秋兩岸築臺立表貫索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埽且合且決隨決隨塞連晝夜不息功乃成帝遣行人往勞張秋名安平鎮大夏又言安平決口既塞下流已治黄陵岡居安平鎮之上流河口廣九十餘丈荆隆等口又居黄陵岡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黄河至此寬漫奔放必築塞諸口導河上流使南下徐淮庶可為運道久安之計廷議如其言八年正月大夏乃興工築塞黄陵岡及荆隆等口七處五旬而畢于是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考城逕歸德徐州入運河會淮水東注于海南流故道以復又築長隄亘三百六十里起胙城抵徐州復築荆隆口等隄凡一百六十里起于家店歷銅瓦廂抵小宋集大小二隄相翼潰決之患始息水大治乃召大夏還黄河自金明昌中南北分流其後南流盛而北流漸微明正統景泰

間嘗東決大清河入海雖即修治而支渠猶有存者至黄陵岡既塞于是黄河始全入于淮而北流遂絶

質實戴家廟水道提綱運河自安閘折而西西北流有魏河自西南來會又西北為戴家廟閘又西北過安平鎮益廟在東平州西安平鎮東南明一統志孫家渡在滎澤縣東南五十里正統十三年河嘗決此四府營在開封府城北宿遷唐縣明屬邳州今屬徐州府小河口在宿遷縣東亦曰睢清口亳州渦河在州西三十八里從河南鹿邑東流至城北與馬家河合流入蒙城縣界考城東漢縣明屬睢州今屬歸德府胙城隋縣明屬衛輝府今省入延津銅瓦廂初名銅牙城在蘭陽西北元嘗置縣後廢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陳政字以正江西新昌人

夏四月土爾番復據哈密

土爾番既獻還哈密城馬文升言番人素服蒙古非元裔鎮之不可乃訪求定安王沁布之族人曰善巴將册為王以主哈密沁布怒曰善巴不應嗣王爵爵應歸綽爾濟善巴者故忠順王托克托近屬從孫而綽爾濟者沁布弟也先是哈密無主廷臣固嘗屬綽爾濟悍哈密多事不欲立既事定又覦得爵兵部以其反覆持不許會諸番亦言善巴可立遂嗣封忠順王而以阿穆呼朗為都督僉事輔之時五年春二月也已而諸番索善巴犒賞不得皆怨尋阿穆呼朗又引默克埒人掠土爾番牛馬阿哈瑪特怒潛兵夜襲哈密圍之三日諸番莫肯捍禦沁布以立非已意亦不救納默克埒衛拉特二部兵來援俱敗去乃執善巴擒阿穆呼朗支解之伊蘭復據守事聞邱濬謂馬文升曰西陲事重煩公一行文升曰西域人嗜利自古未能為中國患者徐當靖之濬復以為言文升請行廷臣僉言北寇方强本兵不當遠出乃命兵部侍

郎張海都督同知緱謙往經畧二人本庸才但遣土爾番人歸諭其主令還侵地身駐甘州待之明年阿哈瑪特遣使叩關求貢詭言願還善巴及哈密廷議以番人譎詐欲棄善巴閉關不通貢海等聞之大喜遽逐土爾番使者封嘉峪關而還言官劾其罪並下吏貶秩

質實 張海字文淵德州人　沁布舊作千奔　善巴舊作陝巴　緋爾濟舊作綽爾加　今並改

發明 土爾番復據哈密已曉然有輕中國之心海等奉命經畧惟當厚集赤斤罕東諸部兵深入決勝襲斬伊蘭庶可震懾番人俾不敢復萌窺伺何竟一籌罔展坐待甘州及聞敕書將棄善巴乃遂閉關逐使拜疏還朝孝宗僅予降秩以示措置乖方之譴固為軼罰然與其治之事後何如慎之事前使當日不為廷臣所惑決意用馬文升以任斯役亦何至若海等之所為哉

閏五月免應天蘇松田租

蠲租一百八十餘萬石水災故也是年以災蠲者瀋陽諸衛屯糧六萬四千餘石順天州縣夏稅萬五千餘石及河間保定山西太原諸府平陽諸縣夏稅河南開封諸府夏稅之半祥符諸縣秋糧而蘇松與山東仍皆飢從應天巡撫侶鍾請留蘇松常湖四府漕糧三十萬石畀鍾分振山東巡撫王霽先後請發帑金五十餘萬米二百餘萬石選廉能質實吏驗口給之活飢民二百六十餘萬侶鍾字大器鄆城人王霽字景明上海人

罷吏部尚書王恕

邱濬與恕不相能恕考察天下庶官奏罷二千人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貪暴非顯著及素行不謹在陞

王恕力持銓政秉正不阿致為

奸邪誣劾蒙垢而去其事實由于邵濬之陰忮害賢曲直固難逃公論然方恕以罷政退閒自宜杜門靜守何乃布心名譽輒欲以佳傳博取虛聲且令其刊布流傳使宵人得據為口實其自檢之疎固亦不能無責耳

任前者勿斥留九十餘人恕屢爭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太醫判劉文泰者求遷官為恕阻銜之文泰故往來濬家知濬忮恕因訐恕變亂選法且言恕居里時屬人作傳鏤版行之歷數先帝之失無人臣禮恕知文泰受旨于濬乃奏辨乞賜廷鞫于是下文泰錦衣衛訊狀詞果連濬濬亦疏辨帝心不悅恕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沽名令焚所鏤版置濬不問恕連章辭去聽其馳驛歸恕歷中外五十餘年天下稱名臣必首推恕濬顧尼之由是衆論大不直濬

六月大旱蝗

飛蝗過京師自東南而西北日為掩者三日戶部請遣順天府丞畢亨行縣督捕其直隸府衛及各布政司並令正佐官行視從之

質實 畢亨山東新城人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閔珪擊破古田叛獞

初古田獞種甚繁最强者曰韋曰白曰閉既而皆并于韋賊首韋朝威據古田縣官寓會城遣典史入縣撫諭烹食之前年春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自臨桂進討遇伏敗死詔奪閔珪等俸及是珪與總兵官毛銳復進兵連破七寨他賊百餘寨皆就撫獞患漸戢于是南京户部員外郎周琦上討獞三策謂桂林之古田柳州之馬平山勢綿亘複徑岡連大軍北進則賊南走西進則賊東走師甫退則賊盤據如故以是屢發兵討迄不能創賊所當厚集兵力環四面鋭攻遏其奔竄之路以覆其巢撫定殘獞名還逋名編户給田薄租賜復或析村附鄰縣或因俗置土官三年安堵然後班師此為計長久之策如不能然仍止調附近官軍與土兵進勦則師期不可不早往者討獞之師大抵秋徵冬集春初入山雨水即多瘴癘將發

勢不能久駐若于六月調發霜降進攻不致迫于撤兵則深阻可窮而功乃克集且獞之賊叛雖常數十洞蝟起而倡亂特一二凶渠郡縣既聞竊發四五百里稟命制府議撫議勦輒淹旬時賊得以其間連結諸獞勢乃益熾若責成分鎮軍官乘其蠢動即率所部偕郡縣吏以時撲滅則可不徵師不糜餉而事濟此二者亦創賊之策也騎馬平人生長諸獞出沒之地知其情勢故所陳策頗得賊要領廷議皆是之下兩廣守臣議行而古田尋告捷守臣幸紓患目前遂置琦策不用

質實 古田唐置古縣明初置古田屬桂林府後沒于獞隆慶四年開復五年改置永寧州仍屬桂林府今因之馬鉉永新人毛鋭西海人伏羗伯忠之孫

秋七月罷刑部尚書彭韶

詔涖任三年昌言正色與王恕何喬新稱三大老時內官王明苗通高永殺人械戍昌國公張巒建墳踰制役軍至數萬織內民冒充陵廟戶及勇士旗校輒免徭役致見戶不支流亡日衆詔抗章極論皆格不行而貴戚近習深疾之詔連疏乞休竟致仕去明年南京地震御史宗彝等言詔喬新諸臣宜召用不報又明年詔卒諡惠安

質實　張巒封壽寧侯贈昌國公宗彝隨州人

八月京師大雨雹

是月辛未雨雹大如彈丸平地壅積禮部尚書倪岳疏弭災急務勸帝勤聖學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帝嘉納之先是四方所報災異禮部予歲終類奏率為具文岳在部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末復援證經史為帝懇切言之

九月荊王見潚有罪賜死

初荊王祁鎬三子長見潚次都梁王見溥樊山王見湨見潚與見溥同母怨母之暱見溥也錮母奪其衣食竟死出柩于竇召見溥入後園箠殺之逼淫其妃何氏從弟見潭都昌王妻茆氏美求通焉見潭母馬氏防之嚴見潚兇馬氏鞭之囊土壓見潭死械繫茆氏入宮嘗集無籍子輕騎微服涉漢水掠人妻女見湨懼其及也密聞于朝召至京帝御文華門命廷臣會鞫見潚引伏廢庶人錮西内益前年冬十二月也尋見潚從西内摭奏見湨罪誣其與楚府永安王謀不軌帝遣使往按問不實見湨更奏見潚嘗私造弓弩與子祐柄有異謀驗之實賜見潚死廢祐柄而以見溥子祐橺嗣為荊王

質實　明史諸王表祁鎬荊憲王瞻堈子都梁悼惠王見溥成化二年封樊山溫懿王見湨成化三年封見潭都昌惠靖王祁鑑

庶長子成化十六年封楚府永安王孟靖安王榮澹也榮澹爲孟炯曾孫成化八年襲封正德十五年卒

孟炯楚昭王第二子建文元年始封永安

冬十二月南京大雷雨

拔孝陵樹明年六月癸亥七月庚寅並如之

甲寅七年春三月詔羣臣言闕失

以六年冬孝陵風雨之變也尋從給事中馬子聰御史劉琬言命內外慎刑獄決輕繫

馬子聰廣平人劉琬宜春人

質實

三月巡撫貴州都御史鄧廷瓚討平都匀苗

都勻苗也富架長脚等作亂恣掠清平諸衛前二年冬命廷瓚偕湖廣總兵官顧溥貴州總兵王通討之廷瓚以副使吳倬善計畫引贊軍事倬遣熟苗詐降富架誘入寇伏兵擒之乘勢深入連破百餘寨生擒長脚以歸羣苗震慴廷瓚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九長官司以土人世官自用其法恣虐激變苗民亂四十餘年今元兇就除非大更張不可請改為府縣設流官與土官兼治庶可久安于是設府一曰都勻州二曰獨山麻哈縣一曰清平苗患自此漸息

質實

九長官司曰都勻廢司在都勻府西南元地理志所謂上都勻也曰平浪曰邦水曰平州陸洞曰九名九姓曰豐寧曰樂平曰平定曰陳蒙爛土麻哈州元犵狫寨長官司屬新添葛蠻安撫司明洪武五年改置麻哈長官司隸平越衛至是升州屬都勻府今因之清平縣與清衛城同治屬都勻府 本朝康熙七年省縣入麻哈州十一年復置縣以衛省入仍屬都勻

府鄭廷瓚字宗器巴陵人吴倬字克大淳安人

命兩畿捕蝗

民捕蝗一斗給米倍之

夏六月康濟河成

初日昂治開封決河既訖工遂自山東循運河而南抵揚州議所濟治時御史孫珩郎中吴瑞方董南河事皆謂高郵州運河九十里自州西北三里入新開河道于湖者五十里湖東南北為隄洪武中障以椿正統中固以石屢决而復修其西北則與武安張良七里珍珠甓社諸湖相灌注縈迴數百里每風濤作扶舟觸堤石輒壞多覆溺者當于湖東開複河以避其險昂是之上其議遂召工開鑿起杭家嘴歷清水

漂掘丁志港長亮四十里兩岸壅土為隄隄首尾置牐與湖通隄之東又置牐四涵洞一工竣賜名康濟河會劉大夏治張秋河亦成于是漕河上下無大患者二十餘年

質實 康濟河在高郵州西北新開河東南俱通運河長潤各五十里天長以東之水皆滙此而入淮武安湖在高郵州西南五十里張良河在州北二十里七里湖在張良湖南三里珍珠湖在州西七十里甓社湖在州西二十里清水潭在州北三十里丁志港在清水潭北十里列卿記杭家嘴在高郵州北二里孫珩徐州人吳瑞崑山人

秋七月京師地震

月之十九日乙巳也九月戊寅夜南京地震十一月壬子京師地復震

命工部左侍郎徐貫經理蘇湖水利

時三吳水道堙塞給事中葉紳廵按御史劉廷瓚乞遣官濬治乃命貫往偕廵撫何鑑理之貫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患為多永樂初命夏原吉濬治時以吳松江灔沙浮蕩未克施工建今九十餘年港浦愈塞矣臣相度地勢疏吳江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松江入海開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由白茅港入江開斜堰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入海下流既通于是開湖州之溇涇洩天目安吉諸山水自西南入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太湖又開諸斗門以洩運河河之水由江陰入大江上流亦通東南水患少衰初貫奉命奏以主事祝萃自隨明年四月事竣凡修濬河涇港瀆湖塘斗門陂岸百三十五所役夫二十餘萬萃之功居多然是時進于成功疏白茅未深廣十數年後遂復壅塞

質實

陽城湖在長洲東北

受吳松江之水東接崑山縣界昆承湖在常熟縣東南五里大石浦在崑山縣東南三十里趙屯浦在青浦縣西澱山湖之北南受湖水瀉于松江澗五十丈通江五大浦之一也鮎魚口在吳江縣北十八里自太湖分流出此斜堰在崑山縣西北三十四里與常熟分境七浦在崑山縣西北三十里一名七浦塘盐鐵塘在常熟縣東北五十里在嘉定縣西十五里七了港一名七鴉浦太倉州北三十六里又東三十餘里曰七鴉浦入于海漊涇在烏程縣西南郡有七十二漊在烏程者三十八在長興者三十四導苕霅之流注于太湖舊時皆有蠲堰節宣所資後多堙廢天目山在孝豐縣西南六十里杭湖諸山其脈皆本于天目安吉東漢析鄣縣地置唐麟德元年移治于舊縣東北三十里明正德二年升州屬湖州府今仍降縣百瀆在宜興縣西南七十五里者為上瀆縣北六十里者為下瀆昔以荊溪居數郡下流于太湖口疏

百派以分其勢又開横塘裏四十里以貫之導荆溪下太湖頻湖畎澮皆通焉後漸廢溧陽唐分溧水縣地置元升州洪武初復為縣屬應天府今屬鎮江府練湖在丹陽縣城北一名錬塘又號曲阿後湖江陰梁太平三年置縣元升路後降州明洪武初仍改為縣屬常州府今因之徐貫字源一淳安人葉紳字廷搢吳江人劉廷瓚光州人何鑑世光浙江新昌人祝萃字維貞海寧人

八月以李東陽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典誥勑

東陽素績學為文典雅流麗甚負時名預修憲宗實録及成由左庶子兼侍讀學士進太常少卿至是閣臣徐溥等以誥勑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推東陽入閣典之質實明憲宗實録二百九

十三卷劉吉等奉勅修成于四年八月吉徐溥劉健為總裁邱濬汪諧副之監修者張懋也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

冬十月立僉民壯法

初正統景泰間嘗募民壯願自効者然未立僉法至是從給事中孫儒言乃令州縣七八百里以上里僉二人五百里三人三百里四人百里以下五人俱于丁衆糧多之家選年力強者以充有司以時訓練遇警調發給糧以行而禁役占賄縱之弊富民不願者則上直于官官自為募

質實 孫儒鳳陽人

免北京河南湖廣陝西山西被災稅糧

乙卯八年春正月韃靼寇涼州甘肅總兵官劉寧擊走之

時韃靼北部伊畢喇伊木王等入套駐牧小王子及阤羅海之子和碩居賀蘭山後與之相倚勢日強及是月壬子入犯凉川寧與戰擒斬五十餘相持至暮收輜重南行寇復來襲擒其長一人明日參將顏玉來援副將陶貞兵亦至寇乃遁俘其稚弱馬駝牛羊二千論功進右都督然寇尋犯宣府三入遼東明年犯宣大延綏三邊皆震動韃靼自元年通貢後出沒套中數擾邊邊將率嬰城怯戰間有俘獲即以捷聞未能一挫衂之由是恣抄掠無忌帝常念軍民若寇特敕鎮巡官振恤給牛種顧御邊將寬不以玩寇罪也

質實 伊畢喇伊木舊作亦卜剌因和碩舊作火篩今並改

發明 明史稱韃靼諸部長迭出為邊患與明終始此雖由韃靼之強亦明代軍政不修有以致之耳當洪武之世叛服固亦無常而戎索相維未至大為邊患厥後軍紀蕩然擒獲無幾即以為功

論古貴有特識固不當勦說雷同亦豈可獨徇偏見邱濬謂岳飛之未必能恢復論雖未當尚從南渡時勢立言若范仲淹處

玩縱頻年而不以為罪所以九邊之士雲屯三捷之書月奏而敵鋒終未稍挫冦警日益頻仍驕兵惰帥習焉成風論者謂御邊將太寬所致然豈獨一孝宗哉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武英殿大學士邱濬卒

濬在內閣五年嘗以寬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廉介嗜學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然議論好矯激詆范仲淹多事謂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聞者無不駭其言性褊隘與劉健議不合至投冠于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卒令所私劉文泰訐之去及是卒贈太傅謚文莊文泰往弔濬妻叱出之曰以若故使相公銜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為

置西夏茍且許和其失在于畏事而並非多事所見殊為枘鑿至于秦檜誤國之罪婦孺咸知而忽許其有再造功顛倒是非實足駭人聞聽濟學問尚稱淹貫所補大學衍義自詡其可見施行何評隲之謬不近人情乃至于此蘇軾稱荀卿好為放言

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謝遷入內閣預機務

遷方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晉詹事時徐溥為首揆劉健班在二東陽遷繼入閣協心輔政事有不可輒共爭之已而溥致仕去凡論言批荅裁決機宜悉健與東陽遷三人天下翕然稱賢相為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夏四月下山東副使楊茂元于錦衣衛獄

初命劉大夏治張秋決河已復遣中官李興平江伯陳鋭往協治之興鋭虐縶辱按察使且多索供億茂元代攝司事上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糜百金諸臣初祭河天色陰晦帛不能燃所焚

高論而不顧如濬者殆更苟之不如者耳

之餘矣然人而具耳目口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夫豈偶然乞召還與銳二人專委大夏功必可成且言山東既有內臣鎮守復命李全鎮臨清徒滋民擾亦宜撤還疏入下山東撫按官勘奏言於帛之異誠有之所奏供億多過其實而興銳速帝劾茂元妖言詔遣錦衣百戶胡節逮之茂元蒞官有惠政父老遮道泣節乞還楊副使既下錦衣獄節過叩中官備述父老怨冤狀中官多感動會言官交論救部議贖杖還職特謫長沙同知

質實 楊茂元字志仁鄞人吏部右侍郎守陳之子

發明 劉大夏奉命治河其所陳修濬之策皆可施行其才足以勝任而愉快而必遣中官李興董其事是視李興過于大夏也楊茂元第下按撫核勘興核茂元而即遣錦衣往逮是信茂元不若信興之篤也孝宗初政可觀獨于倚任中官之弊猶踵武英憲然則其帛所餘之異不足為國

家之祆而偏聽璫豎之私乃
真足以召陰陽之怪也歟

振應天浙江饑

時應天之蘇松等府浙江之嘉湖等府並以災告聞
命工部侍郎徐貫協同都御史何鑑振之凡給穀米
五十六萬三千餘石銀錢三千九百五十餘兩所活
飢民百二十萬有奇尋又特蠲南畿被災秋糧是年
北直隸及湖廣被
災稅糧亦皆優免

五月定國子監生分撥歷事期

初洪武中國子監設六堂以課諸生行積分法歲內
積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業又令
諸生于各司分習吏事謂之歷事又謂之撥歷其期
以入監者年月為先後送吏部選用其超與者奏請

上裁多擢顯官其常調者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已而進士日重監生日輕雖積歷事不改初法而監生漸多淹滯撥歷或致十餘年之久景泰以後乃頻減撥歷歲月以疏通每歲揀選優者輒與之撥歷坐監有未及一年者及是監生在監者少而吏部聽送至萬餘人又不得官禮部尚書倪岳乃定議監生諸司歷事一年舊例必日月滿後方許分撥由是諸生在監稍久而選人亦不壅塞時林瀚為祭酒以監生不敷撥歷請增貢額岳亦議行之瀚典國學垂十年餽銀歲以百數計悉貯之官以次營立署舍師儒免僦居自瀚始

質實

積分之法司業二員分為左右各提調三堂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一年半以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又一年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乃升率性升至率性乃積分其法孟月試本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季月試經史策一道仲月試論一道文理俱優者

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紕繆者無分凡監生歷事吏部四十一名戶部五十三名禮部十三名大理寺二十八名通政司五名行人司四名五軍都督府五十名謂之正歷三月上選滿日增減不定又有諸司寫本戶部十名禮部十八名兵部二十名刑部十四名工部八名都察院十四名大理寺通政司俱四名隨御史出巡四十二名謂雜歷一年滿改上選林瀚字亨大閩人王世貞盛事述云林文安瀚子廷機孫燫俱為國子祭酒三代大司成近世所罕也

秋七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

正統中訓導王昌順請以時入祀孔廟下禮部議未及行至是特命從祀追封將樂伯位司馬光之次

質實　按明史禮志孔子廟從祀先儒為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董仲舒后

蒼社子春王通韓愈胡瑗周敦頤歐陽修邵雍張載司馬光程頤楊時胡安國朱熹張栻陸九淵呂祖謙蔡沉真德秀許衡二十九人乃嘉靖以後更定之制弘治中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人未罷祀盧植鄭衆鄭元服虔范甯五人未改祀于其鄉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五人未從祀于是從祀先儒凡三十八人自楊時入祀為三十九人孝宗實録言時位列司馬光之次而志述先儒位次為程頤頤之次為時盖分列兩廡則時位次光而統左右廡序之則時又居頤之次也

廣西參將歐磐擊破平樂叛獞

灘江入平樂府境夾江南岸皆高山盤束逺逺七八百餘里謂之府江諸獞之所巢也由府江而西南百六十里曰永安州故為立山鄉自成化中獞賊李公主降始建州而州西茶山力山諸獞憑險阻與府江

賊相聲援于是並起為亂總督閔珪調兵六萬分四哨往討磐自象州修仁直擣六峒所向摧克遂偕諸軍連破山砦百八十六斬首六千有奇磐以功進都指揮使遷副總兵

質實　平樂三國吳置平樂縣唐武德四年于縣置樂州貞觀八年改昭州天寶初曰平樂郡元大德中改府明及今因之灕江源出興安縣海陽山流二百里至桂林府東北復繞流而南行至灕山北麓陽江流入焉又南合相思江入平樂府界一名府江亦名桂江茶山在永安州西四十里力山在州西南三十里六峒永安州之古造六峒與修仁山澤相連至為險阻毆磐滁人

八月馬湖土知府安鰲有罪伏誅改設流官知府

鰲性殘虐計口斂民財歲以銀萬計縱淫所部土婦用妖僧百足魘魅殺人怒其族長官王大慶不阿已

遣人殺之大慶聞而逃乃殺其弟横恣且二十年有司利鰲賄置不問及是僉事曲銳請廵按御史張鸞按治按察使洪鐘替決之捕鰲送京師寘極刑馬湖自漢時為牂柯郡地尋沒于蠻唐設羈縻州四統名馬湖部時安民已狃其地為所私據者蓋數百年至是始設流官云

質實

馬湖元路置土官總管府洪武四年改府仍命安氏世襲知府今省府地入屏山縣方輿紀要府西有廢泥川州廢馴州廢驛州府南有廢瀉州唐所置羈縻州也曲銳萊陽人張鸞字應祥陜西咸寧人

冬十二月復哈密

土爾番既襲執善巴令伊蘭據守哈密僭稱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已馬文升曰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以指揮楊翥熟番情名詢方畧翥備陳哈密可取狀文升請于帝敕發

罕東赤斤苦峪兵今副總兵彭清將之隷廵撫許進
往討進厚結土爾番世讐什呼圖使以四千騎先往
殺數百人什呼圖中流矢卒其子布拉噶岱憤欲報
父仇進復厚結之使斷賊道無東援伊蘭而重犒赤
斤罕東及哈密遺種居苦峪者令出兵助討于是清
以精銳千五百出嘉峪關前行進與總兵劉寧中官
陸誾統兵分數道繼之至伊濟穆爾川畢會薄暮大
風揚沙軍士寒慄僵卧馬下進出帳外勞軍有異鳥
悲鳴將士多泣下霑衣進慷慨曰男兒報國死沙場
幸耳何泣為將士皆感奮夜半風止大雨雪時番兵
集惟罕東兵未至衆欲待之進曰潛師遠襲利在捷
速兵已足用無待也冒雪倍道進奄至哈密城下伊
蘭已遁去拔其城俘馘八百訊之則皆哈密人為伊
蘭所刼者寧附進耳曰斬此八百人可侯矣進不可
撫定之探伊蘭所向分守要害疏請懐輯罕東諸衛
散土爾番黨與以孤其勢遂班師是役也文升授方

畧擬從罕東至哈密閙道調罕東兵三千為前鋒特數日糧兼程進而罕東兵失期進仍由故道伊蘭覺之遂遁去斬獲無幾然番人素輕中國謂不能涉其地至是始知畏其鄰部以閉關不得貢胥怨之阿哈瑪特亦悔後二年欵關求貢以善巴來歸仍命為忠順王鎮哈密

質實

哈密行程行都司志嘉峪關外有三道中道自關西二十里至大草灘灘西三十里至黑山兒七十里至回回墓墓西四十里至扇馬城中有二水北流城西八十里至赤斤城城西二百里至苦峪城東有河苦峪西一百二十里至王子莊莊西八十里至布隆吉河俗名川邊河西一百五十里至莽賚泉有水草泉西一百八十里至茨泉有水草泉西一百五十里至那南那只令西一百里至紅柳泉有水草泉西一百二十里至哈喇郭勒無水草哈喇郭勒八十里至五箇井泉口井西一百二十里至古墩子西一百里至雅克特穆爾泉口西八十

里至哈密城一道由苦峪南岐而少西經瓜州西阿丹六百二十里抵沙州即漢東左衛有水草逾布格寺七百里至哈密地雖坦而迂曲且無水草人罕由之一道自苦峪岐而少北至伊濟穆爾經阿赤等地皆山口石路甚為險阨馬必跼蹴難行三道俱達哈密按此乃明時通哈密舊道也　本朝雍正二年建安西鎮于布隆吉五年改築鎮城于都爾伯勒津哈密絡聯其柢哈密之路又分為兩道一由安西鎮一由沙州由沙州者自州城東北庫克舒至峽口七十三里又二十五里至博囉川井六十五里至博囉托歡三十里至鎖鎖林二十五里至蘆杆泉七十九里至苦水百三十里至哈什布拉克八十里至哈密水尾三十五里至哈密城共六日程並没新井有泉水惟蘆杆至哈什布拉克一程乏水必馱水行彭清字源潔榆林人

什呼圖舊作小兎列布拉噶岱舊作卜六阿多伊濟穆爾川舊作羽集也川芥賚舊作蒂來哈

喇郭勒舊作哈喇胃布格舊作鉢和都爾伯勒津舊作杜爾伯津庫克薩克蘇舊作庫庫沙克舒博囉川井舊作博羅川井博囉托歡舊作博羅肯哈什布拉克舊作哈什布喇今並改

發明 考馬文升曾授方畧于彭清令取捷經調番兵襲斬伊蘭意欲假道罕東為導耳許進既會師于伊濟穆爾川矣而罕東失期不至自不可以坐待師貴神速若潛兵遠襲而塞上道遥徒足啟敵人窺伺之隙進冒雪倍道而成功可謂知所權變者至不殺被俘之哈密八百人以冒功邀賞尤為人所難能胡世寧跋進所撰平番始末稱其結諸戎為智深入決勝為勇不殺脇從為仁雖揄揚或有溢詞然其善相機宜以視張海彭澤相去不可以道里許之矣

命內閣大學士撰三清樂章既而寢之

帝頗崇信齋醮因有是命大學士徐溥等言天至尊無對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列人鬼于天神矯誣甚矣郊社樂章皆太祖所親製今使製為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臣等于邪說俚曲素所不習不敢以非道事陛下近日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足以啟聖心保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奏入帝嘉納之遂寢前命

發明 此即嘉靖時所謂青詞也徐溥等正言執奏力折矯誣其視顧鼎臣袁煒之徒以贊元修取容悅者相去遠矣孝宗即位之初誅李孜省竄鄧常恩趙玉芝異端方士斥逐一空乃至是復信道家之說崇祀三清豈遽忘孜省前事耶猶幸從諫轉圜遂寢樂章之命可謂善補過矣而中官李

廣顧仍以燒煉齋醮得幸何哉

丙辰九年夏四月以周經為戶部尚書

經初為吏部侍郎佐尚書王恕秉銓以公正稱頌政司經歷沈祿者壽寧侯張巒妹婿也恕在告中官傳旨擢祿本司參議經言非面承旨又無御批不敢奉命復與恕爭之事雖不能止時論韙焉靈壽奸民獻地于中官李廣戶部持不得經倡九卿疏爭卒罪獻地者至是代葉淇為戶部尚書時帝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得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四方告災必奏請蠲除寬逋緩征裁節冗濫雍王祐橒乞衡州稅課司及衡陽縣河泊所稅供王府用給事中魯昂請盡括稅役金錢輸太倉經言不可帝嘉納之織造中官請增給兩浙鹽課引二萬經以鹽策佐邊不宜濫給先以裁

倉場監督中官復增用少監莫英等三人經謂其徒滋侵擾不可遂夀寧侯張鶴齡家人奪民田毆民至死且請加徵莊田租經上疏劾論皆不聽然經遇事輒諫雖言不盡用然不肯少依阿宦官貴戚咸憚而疾之 質實 靈壽漢縣明屬真定府今屬正定府衡陽三國吳臨烝縣唐徙衡陽縣治于此明為衡州府治今因之 魯昂吳江人

下給事中龎泮御史劉紳等六十二人于錦衣衛獄尋釋之

御史劉遜既與同官姜綰劾中官蔣琮得罪謫澧州判官尋遷武岡知州岷王不檢下遜裁抑之王怒王支歲禄遜不以期給遜訐于朝帝遣錦衣官校逮遜于是泮紳等偕同官上言錦衣天子親軍非重事不

宜輕遣遜坐給祿怨期而王奏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請敕撫按官勘報帝以親王劾一州官輒交章奏阻下泮紳等六十二人于錦衣衛獄六科署空吏部尚書屠滽請命尚寶司及中書代收部院封事侍讀學士楊守阯貽書極詆滽失尋滽與府部諸臣申救泮等得釋貶四川行都司斷事而守阯書頗傳于世滽甚憾之

質實 岷王盎莊王楩曽孫簡王膺鉦也按明史諸王傳莊王初封岷州尋改雲南洪熙元年徙武岡州三傳至簡王于成化十六年當襲封居喪飲博無度承奉劉忠制禁之遂殺忠驗實革冠帶停封居四年乃嗣罷泮字元化天台人劉紳掖縣人楊守阯字維立鄞人

發明 劉遜以岷王不檢下思欲裁抑之本未可厚非即歳祿不以期給其失亦細乃遽遣錦衣伴紳等即率同官交章奏阻明代言官意氣相矜遇事輒合詞爭論大率類此實為惡習孝宗欲矯

其弊而創懲之意非不善第以細故逮六十二人同時下獄科署為之一空抑後成何政體耶

六月詔舉將才

初宣德間定舉將才之制令天下都司歲選一人資遣至京都督府甄别録用自天順末立武舉法材勇多由科目進後雖特詔舉用將才罕有應者至是馬文升請廣選舉令府部臺省諸人别具材所堪者以聞仍會官考校如武舉制帝然其言乃有是詔已而給事中蔚春又請敕天下郡縣訪有山林之士材堪將帥者以禮聘之或擢總兵營或命專大鎮逮有成功賞及舉者帝亦從之然卒無以應詔也

蔚春合肥人

免江西被災稅糧

時江西南昌等九府三十四縣並以災告乃命免稅糧五十萬八千餘石是年順天及河南湖廣被災稅糧並令有司察核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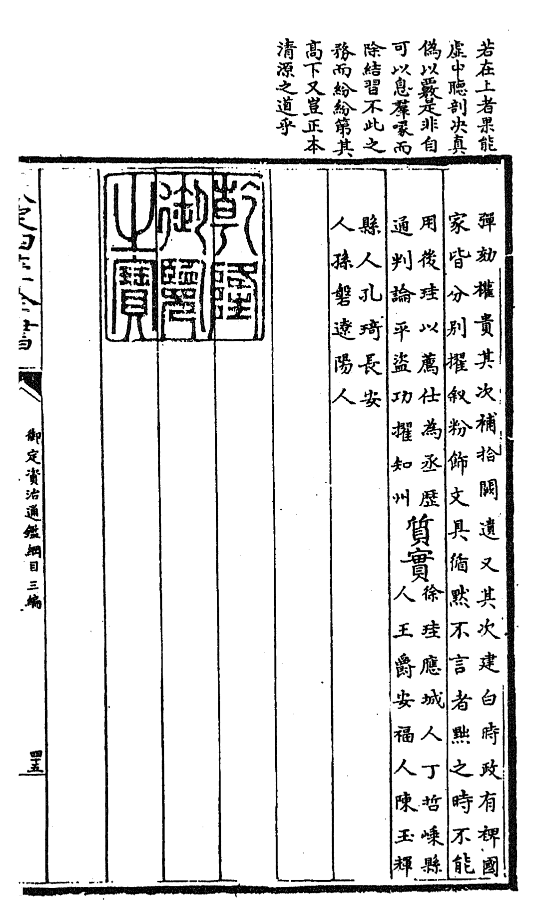
冬十二月刑部吏徐珪請革東廠黜為為民

帝改元之歲員外郎張倫請革東廠不報時司廠中官羅祥楊鵬稍斂戢無敢横然已不勝弊滿倉兒之獄法司承鵬指問擬罪失平珪憤因抗疏論之滿倉兒者千户吳能女也先是能以女付媒者鬻于樂婦張紿曰此慶雲侯家後轉鬻樂工袁璘所能歿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已詭言非已母聶與子刼女歸璘訟于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璘歸數日而死御史陳玉主事孔琦驗瘞之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冤于鵬而令張指女為妹引前媒者証聶女固鬻于侯家此非是奏下鎮撫司

明季言官摭拾虛詞自託高論不過市名沽直究于實政無裨甚至朋黨互分排擊異己更有害于國政人心孫磐所陳未嘗不切中時弊然欲定建言為四等則亦拘迂而未達事理蓋當時競論嘵嘵負氣與懷私參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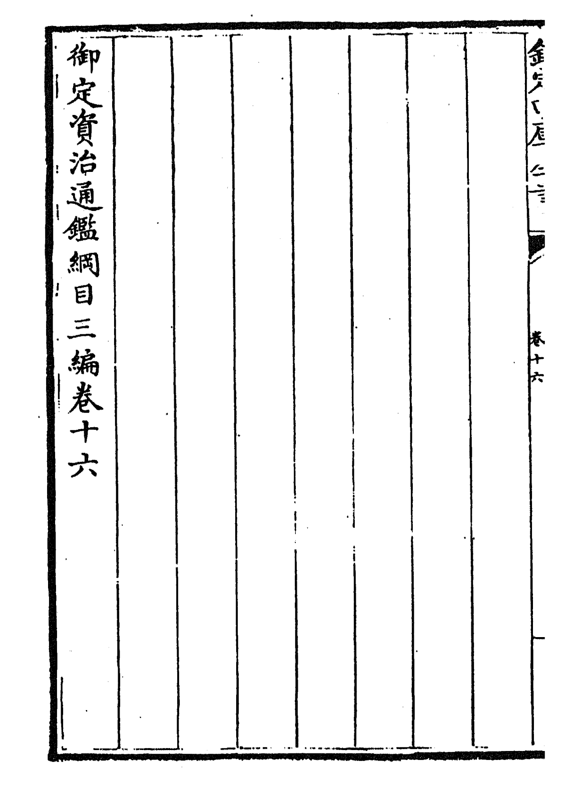
坐哲爵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獄索女慶雲侯周彧家無有復命府部大臣及給事中御史廷訊張與女始吐實法司坐哲因公杖人死當徒爵王琦及聶母當杖而科女罪與母同陸言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拷聶使誣服鎮撫司共相蔽欺陛下令法司錦衣衛問懼東廠莫敢明至鞫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誣母僅擬杖哲反坐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或校尉挾私誣陷或為人報讐或受首惡賄令傍人抵罪刑官洞見其情無敢擅更一字以致枉殺多人臣須陛下革去東廠以絕禍源則太平可致臣一介微軀左右前後皆東廠鎮撫司之人禍必不免顧與其死于此輩孰若死于朝廷陛下斬臣首行臣言雖死無恨帝以其狂誕發原籍為民哲等亦放歸觀政進士孫磐上疏曰近者言官劾人率乘勢敗而排觸奸倖反出胥吏議者羞之請定建言為四等最上

若在上者果能虛中聽剖決真偽以嚴是非自可以息聲家而除結習不此之務而紛紛第其高下又豈正本清源之道乎



彈劾權貴其次補拾闕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國家皆分別擢叙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黜之時不能用後珪以薦仕為丞歷通判論平盜功擢知州

質實　徐珪應城人丁哲嵊縣人王爵安福人陳玉輝縣人孔琦長安人孫磐遼陽人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六